

——五十九年元月六、八、十二、十四日在成功大學講——

目 錄

| | |
|-----------------|----|
| 引端語 | 一 |
| 第一講：學問的三方面 | 五 |
| 第二講：治史學所必備之一番心情 | 二三 |
| 第三講：歷史上之時間與事件 | 四三 |
| 第四講：歷史上之人物 | 六七 |
| 跋 | 九一 |

史學導言

引 端 語

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這次我來作四番講演，本是要專對歷史系一年級同學講，沒有想到聽講的人這麼多，羅校長告訴我，他希望改作公開講演，不專為學校或歷史系一年級同學講話，可是人又多，講話就難。我這一次來，本因為這是成功大學第一年開辦歷史系，因此，我的講題，仍然要專講歷史，只把範圍放寬，但我仍想只講實學，不作空論。

當前我們的學術界，空論太多，諸位初進大學，即應懂得空論與實學之辨。學問一定要實在，學問實在始對社會有貢獻。

成功大學一向對於理工科佔着一個很高地位，有很好的成績。現在新成立文學院，歷史系更是今年纔成立，羅校長希望將來文學院也能像理工方面，有同等地位，同等成

績，這是一個好理想。我們不要認爲只理工對社會有貢獻，文史之學對社會同樣有貢獻，只要它也是實學。不過學理工的易於明白如何走上所謂實學的路，而文史科則不然，易於講空話，發高論，儘是很多思想與理論。並不是說我們不要思想理論，但思想理論都該從實學上立基礎，空話高論要不得。我希望諸位來學文史，先學一本領，少講話。不要講自己不懂的話，不要講好聽的話。講話要小心，不是怕得罪人，乃是要講的是實學。現在我們正犯着講話太多，而且理論又太高，如說科學救國，難道文學史學便不能救國嗎？還是我們的社會，可以是一個純科學的社會，我們的學術，可以是一個純科學的學術嗎？我們要提倡科學精神，但要不要有史學精神？凡所講話的背後，應有一套實學，真知灼見，不講我所不知道的，這是做學問人第一戒條，亦是第一本領。我今天的講題，本是專爲歷史系一年級新同學而講，但或許可對今天在座聽衆都有一點貢獻。

剛才吳主任提到我舊著「國史大綱」這部書。我在書前有一篇序，曾說今天我們中國人，最不懂得歷史，而又最喜歡講歷史。從前在大陸，大家一開口便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社會該打倒，這我也同意，但不知究該如何般去打。這且不論，但

我們又何從知道中國兩千年來是一個封建社會呢？

又說，中國兩千年來是一個專制政治，此「專制」二字究作怎麼講，中國史上的政府組織及其一切制度，究竟是不是專制？皇帝有沒有權限？一切法令又如何來？這些都是歷史。不能只罵它是封建，是專制，那是一句空話。正爲大家不懂歷史，而好談歷史，把以往歷史一口罵盡，纔使共匪在大陸得意狂行。我在大陸教書幾十年，眼見得很多優秀學生都信共產主義。他們有志向，有熱情，要爲國家社會開出一條路，但滿口滿腦都是空論。纔演變出今天的情形來。

我此刻所定講題是「史學導言」，要爲有志史學的人引導一條路。此下所講，還是在史學門外的話，僅準備好上路。但諸位要知，任何一項學問，上路便該跑一輩子。如講中國史學，三四千年，我們年壽有限，自須要一輩子。若諸位只預備在大學四年，最多進研究院讀碩士博士，也不過加上五年八年，在學校總是要畢業，而學問則無法畢業，我們要能跑一條長路，預備一輩子獻身於此。若說職業，從來那一個學者無職業，但職業之外仍該有學業。今天諸位要走上這條學業的路，我得告訴諸位一些準備工作。故

我稱此四次所講爲導言。諸位却不要認我所講也是空言，或是高論，我開始即說明我自已絕不希望來講空言高論，我所講，或許我自己有做不到的，但至少是我想要做到。或許諸位又要說我只是些老生常談，那我却承認。儘有許多話，前人早說過，只由我口中重述，亦算是我所學到的一點，在我認爲絕非空言高論，乃僅是我的一知半解，此層請諸位原諒。

第一講 學問的三方面

講到學問，應有個大範圍，如我們坐在此禮堂，每人只占一坐位，只在此禮堂中的一把椅子上。學問應有大的天地，或學工，或學商，學理科，或文科，一人也只占一個坐位。但外面有大的天地，我們不得不先知道一些。我下面所講，已經把此大天地縮小範圍，只講今天大學中文學院方面的。從前中國古人講學問，把來分成爲三個部門。今天文學院裏文、史、哲三科，正與此三部門相應。一稱義理之學，一稱考據之學，一稱辭章之學。這個分法，並不包括自然科學在內。提出此學問三分法的，乃在清代乾隆時有兩位可說是當時的大學者，一是戴震東原，一是姚鼐姬傳。戴震是經學家，姚鼐是古文學家。他們同時都說學問應有此三方面，即義理、考據、辭章。因那時清代學者，自名他們所講是漢學，來反對宋代的理學。漢學重考據，理學重義理。我們也可說，在西方學問沒有到中國來以前，中國這近一千年來的學術上，有此宋學與漢學的兩大分野，一是義理之學，一是考據之學，而同時又另有文章之學，學問就如此分成了三部門。

但姚戴兩人又有同樣一個意見，說此三者不可偏廢。如講義理之學，不能廢了考據辭章之學。講考據之學，也不能廢了義理辭章之學。但此是否即是戴姚兩人的意見，此層還得分說。我想三者不可偏廢，應可有兩個講法。一是說學問之類別。如說此人喜講義理之學，此人喜講考據之學，又有人專講文學。如諸位進文學院，分選文學史學哲學三系，學問正自可分此三大類。不能專有此一類而偏廢了其他的兩類。此是從學問類別上講。但亦可從學問之成分上講。任何一項學問中，定涵有義理、考據、辭章三個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則成美，偏則成病。如治文學，不能沒有義理，詩文寫得盡好，不合義理總不成。同時也不能無考據。一字字都該有來歷，這亦即是考據。如講史學，當然要考據。講歷史上每一事，都該有考有據，但亦不能講來無義理。又該講得清楚明白，有條理，有分寸，這即是辭章之學。所以任何一項學問，只要成其為學問，則必包括此三成分。

照理講，義理之學似乎所占地位最高。我此處所講義理，並不即如我們今天講思想。義理當然要思想，但思想並不即成為義理。義理也不即如西方人所講的哲學，雙方也

有些不同，今天不能在此細講。

中國人講義理之學，主要都推孔孟。孔子一生夢寐以求者，有一個周公。孔子說：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年齡老了，精力衰了，晚上不再夢到周公了，可見他對周公是一輩子心嚮往之的，那不要一番考據工夫嗎？孟子說：乃我所願，則學孔子。孟子距孔子，已三代一百年，不也要一番考據來瞭解孔子的所言所行嗎？其實老子、莊子、墨子、先秦各位大思想家，都有他們一套考據。他們的思想言論，也各有來歷，各有根據，都不是憑空而來。那亦即是考據。

至於所謂辭章，諸位當知，一番義理，即是一番思想，思想即如一番不開口的講話。中國古人說，有德必有言，言就該是辭章。試舉一很易瞭解的往事。在民國十七、八年時，我家住來一個小學生，這小學生此刻亦在臺北。四十年前，他姊姊帶他到我住的那城市來讀書，即住在我的家。這小學生下了課，姊姊督促他用功，督促甚緊。那小學生有些不開心，或說是生氣了，在他筆記本上連寫打倒打倒幾行字。姊姊看見了，不斷墜泣，乃至大哭。我問她為何哭泣，她把事情告訴我。我說你不能瞭解你弟弟，他心裏

有些不開心，何必過份計較。她說不開心儘可，不該要打倒我。我說這因他在學校裏所學得的文字不够用。他心裏不開心，只能用「打倒」二字來表達。你看外邊滿街滿巷貼的標語，不都是「打倒」二字嗎？他心裏不開心，或許有些討厭你，不懂得該怎麼說，就說了這「打倒」二字。在你看來很嚴重，在他到處見此二字，不覺得嚴重，這是你誤會了他。經我此番解釋，他姊姊還是好好地教督他弟弟，後來他弟弟進了大學，又到美國去留學。直到兩年前我來臺北，他特地來看我，問我還記得有他嗎？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可是這「打倒」二字，在當時已成爲學術界一口頭禪，成爲當時中國社會上一番大而真的流行思想，發生了絕大影響，絕大作用。直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心中丟不掉此兩字，甚且在無意中每易見之於事實。

諸位當知思想亦都從文字說話來。一個人的文章和說話，慢慢到另一個人腦子裏，會變成爲思想。所以我們用一個字，講一句話，總該有分寸，有界限。稱讚人，不要稱讚得過了份；批評人，也不要批評得過了份。這是講話作文的義理。有人主張文化自謔，但自謔得過了分，也成大病。到此刻，却很難救藥。

中國一向自稱爲是一個文教之邦。文亦有教，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全世界各民族講話，能行得最遠的，只有在中國。中國人講一句話，論其幅員之廣，則像一個歐洲。遠如黑龍江、雲南、福建、新疆、都行得到。若論年代，自周公孔子傳至如今，已越三千年。若從古就流行着「打倒」二字，你要打倒我，我要打倒你，那能有今天的中國？中國古人早懂得講話要有義理，也可說講話要有藝術。寫文章當然更如此，不能拿起筆來隨便寫。寫白話文，當然是可以，但白話也得成文，也得有藝術，有義理。講話又要有本有據，那是考據之學。講話要恰到分寸上，即是辭章之學。說中國是個封建社會，要設法改進，此亦是一說。若逕呼「打倒」，則竟不知將如何般去打。又如說孔孟儒家思想有些不合時宜，此當逐項提出，研究討論。却不該便說要打倒。何況說「打倒孔家店」，究嫌輕薄了。又說隻手獨打，此便看事太易。又說隻手獨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此似施耐庵水滸傳中語。學問思想，究貴嚴肅細密，與英雄行徑不同。水滸傳是元明以來說部中第一流作品，但元明清三代治文學的，終不以水滸傳與李杜詩韓柳文相提並論。此中亦自有一番義理。今人却又要說打倒舊文學，打倒死文學，於是又進而說要打倒舊文

化。打倒二字掛在嘴邊，但到底還是打不倒，然而影響却大。那些影響，又却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我此刻講辭章之學，修辭立其誠，正是一主要項目。諸位莫認爲口裏講的，寫出便可文學。老子說，「直而不肆」，說話要直，固不錯，但不該肆。肆則無忌憚，中庸稱之爲小人。所以我說講義理之學，應該同時要有考據有辭章。至於史學，自要考據。卽如今天報上一條新聞，也該有考據，不能憑空捏造。史學主要在一個是非，有事實上之是非，有評判上之是非，要是非不謬，那都有關義理。不辯是非，如何來講歷史。歷史又很複雜，小說上說一枝筆不能同時寫兩件事，多方面的史事，能一條線講下，此處便要辭章之學。

文學辭章之內容，主要在人之情感。今人喜歡說純文學，但純文學正也不能缺了情感。情感上有哀有樂，一天裏有哀有樂，一生中有哀有樂。情感有真無僞，樂須是真樂，哀須是真哀，否則成爲無情感的冷血動物。無了情感，還講什麼文學史學。乃至於理學。卽學自然科學，也要有情感。只把情感表現在實驗室。文學情感則表現在人羣社會中。但情感也不可以偏而不正。情感過了份，也是要不得。故中國古人說，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快樂過了份，便稱淫，悲哀過了份，便稱傷。不僅傷了自己，也會傷了別人。所以情感該有分寸。把情感表達在文字上，文字也該有分寸。如「哀而不傷」這四字，用白話來說，便有些麻煩。因白話把哀傷兩字連用，便辨不出其間之分寸。此刻我們大家使用白話文，也該有人來把運用白話的方法仔細下工夫，好指導人一條可遵循的路。當知得辭章之學之背後，便有個更高的義理。沒有義理，不成文學。而文字混淆，則義理亦混淆。說話亦得有一番義理。說話中所用字，亦該有考究。如我上舉那小學生用「打倒」二字，實非他內心情感上之真意義。誤用文字，會使人失其本心，誤入歧途。中國人一向所講的文教與名教，確曾在此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至於辭章之學何以亦要考據，此層亦得稍加闡說。中國文學源自詩經，詩經中有賦比興三個表達方式。賦是直書其事，比興較難講。詩人不肯坦率直書其事，乃用比興。如一個十七八歲年輕女孩要出嫁，詩人不肯直說，却要把另一事來作比，來作一領頭，興起那年輕女孩之出嫁。不肯坦率說你要出嫁了，正是一恰好的年齡呀。如此說來，不適合文學情感，因其太直率。於是用一個比仿說：你看這樹桃花開得多好呀！「桃之夭

天，其葉萋萋」，如此般一接下來，才說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這不是一種巧言飾說，乃是詩人心中一番溫柔敦厚真情感之表達。花儘多，但可把來比一個十七八歲女孩的却須挑選。梅花、菊花、只可比高士，不合適來比一個女孩子。中國古詩人，單把桃花來比，却是恰切有情趣。又如兩人分別，把甚麼情景來穿插？中國詩人愛用楊柳，決不用松柏楓樹等。詩人胸襟寬大，眼光活潑，自然界一切事物景色，都在他腦裏，而且懂得很深很透，很富情趣。遇到作詩，隨手運用，宇宙人生，一拍即合。孔子說，學詩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凡所接觸，不論動植物，它的姿態性情，生活狀況，一切在胸中。那是文學家的修養。他的天地大了，生活情趣豐富。心情出吐屬，吐屬見心情。否則便覺得枯燥單薄。詩人比興，也正是一種考據。「考據」二字該活看，不該死看。所以我很佩服戴姚兩人提出這個義理、考據、辭章學問三分分的說法。

後來，曾國藩滌生又在三者外再加進一個經濟。此屬廣義的，要有經國濟世之用才叫做經濟。諸位學史學，要知得學了不能經國濟世，此則終非所學之最高境界，不免仍成空論，非實學。這樣的學問，只是死學問，空學問，又要在死的空的學問上輕易發高

論，那真要不得。又何況無學問而發高論，那就更要不得。

諸位當知，學問必有體有用。如這個桌子茶杯，便是各有各的體，同時桌子茶杯亦必各有各的用。更如我人有此身，便是體，但必該有身之用。眼睛便有眼睛之用。諸位說眼睛用來用，但要問看些甚麼。若儘用兩個眼睛來看麻將牌，此有何用？諸位不要太不看重自己這兩個眼睛。人生必有一番精神，也如兩目兩耳，不要不得其用，或未盡其用。該用得當，用得到家，不該浪費。不要拿人生浪費了，更不要把我們青年這個最重要最有用的時期浪費了。諸位今天來從事學問，不是來浪費人生，消遣人生。今天的社會，却到處只見個消遣。

諸位學一項學問，要有體有用，這才叫做經濟之學。若只把學問作謀職業之準備，用得太小，那亦是浪費。曾文正在戴姚兩人學問三部門之外，再加進經濟一項，這意義很緊要。但我想，這也不是在學問中再加一類別，或再加一成分。只要真懂得義理、考據、辭章，則自然有經濟之用。倘使三者缺一，甚或缺二，則將不成爲一項學問，不僅沒有用，而且還可以有很多的反作用。

中國人講人，便要完成一個人；講一套學問，便要完成一套學問。等於做一張桌子，定要完成一張桌子，造一所房屋，要完成一所房屋。但此事明白易知。做人，做學問，則其事不易知。不是一生下來便可說我已成了一個人，學校畢業便說我完成了學問。當知學問並不即是學校中的課程。課程可以畢業，學問不易畢業。我希望諸位能把一輩子興趣放在你所研究的這一項學問上，要求完成，則定是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備。如此爲學，乃始不是浪費。自然便成爲一種經濟之學。

從前中國古人，又把學問分成經史子集四大類。史學應重考據，若說中國歷史兩千年來是個專制政治，是個封建社會，但翻盡二十五史十通，却無此專制政治封建社會八個字。若說此是新思想，但思想究不是歷史。馬克斯所講的是西方社會，他還懂得謹慎，他不清楚東方社會是如何，他並未認爲中國社會和西方相同。講歷史該有考據，不能僅憑思想。子學屬思想，不論孔孟老莊，諸子百家講思想，都該有義理。我們只認孔子義理講得高，老子講的比較差，或說低一點，可是他們所講都是義理。今天却只重思想，不重義理。固然義理必出於思想，但思想亦必歸宿到義理。義理有一目標，必歸宿到

實際人生上。孔孟思想之可貴正在此。其次講到集部，卽辭章之學。詩也好，文也好，一切也仍歸宿到人生上。所以子史集三部門學問，皆以人生爲本。

但中國人講學，首先必重經學。經學之可貴，不爲它是最古的，而爲它是會通着子史集三部的。文學必先推到詩經，它是中國文學的老祖宗。但詩三百首是經學，若只稱它爲文學，則易使人由此以下楚辭漢賦一路只注意在文學上。必稱它爲經學，則治詩自然會旁及於書，那就由文通史。中國古人教人學文學，兼要懂一點歷史，如孔孟教人，必兼重詩書。後人不稱此爲文史之學，而必稱之曰經學。因說到經學，則詩書之外又有易春秋。春秋還是史學，易則轉入哲學。詩書易春秋外又有三禮，則可歸入今所稱之社會學方面去。所以中國有經學，並不是要我們都來用功古代的六經，乃是要我們做學問有一會通大體。學文學，不能不通史學。學文史之學，又不能不通義理哲學，乃至社會禮學方面去。要把學問上這幾個成分都包括在內，而完成一大體。有此一大體，自可用來經國濟世，對大羣人生有實用。漢儒所謂通經致用，其大意只如此。而亦有歷史事實可證，並不是一句空話或高論。

先秦有墨家，也講經學，但沒有像孔子般講得通。老莊道家則要廢去一切舊傳統，自然不再講經學。但他們的見解，因此究竟也淺了些。但在中國學術史上，治孔孟的無不兼通老莊，因老莊站在孔孟之反面，自成一套，正可用來補偏救弊。大體講來，中國人講學，所以重經學，而占踞了一切學問之首座，其意義只如此。今天諸位來學史學，將來定要讀到尚書春秋，也會注意到詩易三禮，因其同歸在經學一類中。中國的經書，在類別上，則包括了義理考據辭章。在成分上，每一經又各自兼此三部門。所以中國後來學問發展，雖已超過了五經，而仍必推尊五經以爲是學問本原所在。今天我們做學問，則都要做專家。但照中國人舊傳統，做一專家，仍有此共同本原。離開了此共同本原而只成一專家，此專家亦不足貴。

如西漢揚雄子雲，年輕時只佩服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乃漢代一辭賦家，揚子雲所作辭賦，幾可與司馬相如媲美。但到晚年他自悔了，他說孔門若用辭賦，「賈生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這三句話，却可說明從來中國人做學問一番共同意見。爲學必遵孔子，正爲要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兼備。辭賦家則究是太專又太偏了，因此也並

不能認爲是辭章學之正宗。

剛才說過，做一切學問，都該通辭章，辭章之學至少能因辭達意。使用文字，也該如使用金錢般能經濟。諸位不要嫌錢少，當要養成習慣，一文錢有一文錢之用，如此則錢，不致常嫌少。若說一文錢不當一文錢用，則錢絕不會有多。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資本主義社會最懂得用錢，他們錢雖多，都用得最節省，能把錢用在分寸上。中國向來是個文教之邦，却最懂得使用文字。從小孩起，便訓練他一字字，一句句底讀，每字每句都有其意義與價值，都有用。現在我們變了，把文字生吞活剝。今天諸位進大學，我怕諸位讀書，也不會一字一句地讀，因此也不會一心一意讀，不會正襟危坐凝神靜氣讀。如此則只會讀報章小說，報章也只喜讀小新聞，不會讀大新聞，如此則如何能讀文讀史，乃至讀一切真有價值的書？

諸位進文學院，第一本領要訓練自己能讀書，要能一字字一句句地讀。如上引揚雄所說「賈誼升堂相如入室」這八個字，表裏精粗，實不易讀。當細讀文選所收賈馬兩人各賦，纔知爲何一個只跑上堂，一個却跑進室，揚子雲這一批評，草草讀過，那能領略

。今天儘講大衆化，但學問有時不能大衆化。如大學，豈能開着大門讓大衆進？所以揚子雲又說，著書要使知者知，不能使大衆都知。一個大學教授學生獻身學問，他所著書乃至講話，豈能定要大衆懂？如今提倡科學，科學也不能全叫大衆懂。還是科學易見標準，可有不及格，文學院標準不易見。但總不能主張大衆化，以易讀爲佳。此「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八字，實不易讀。又云「如其不用何」，此五字更難讀。孔子門下亦有文學，但如漢代辭賦，必遭孔子排斥。若使孔子生在漢代，絕不會學司馬相如作辭賦。揚子雲這番話實是講得對。但辭賦爲何無大價值，至少在它裏面不能加進許多義理情感。賈誼辭賦不如司馬相如，正爲他辭賦裏還是有義理思想情感，不如司馬相如的辭賦是純淨化了。揚子雲懂得這道理，但後來自悔所學，回頭來要學孔子。學論語作法言，學易經作太玄。他說司馬相如那一套，等於雕蟲小技，大丈夫所不爲。他那番話，實表現出中國人講學問一極高境界，但揚子雲的儒學，實亦尙未到家。

今問爲甚麼一部文選裏許多詩人，最被後人重視的是一個阮嗣宗，一個陶淵明。又如陶謝並稱，何以謝靈運終不能比陶淵明。一部全唐詩，作者何限，何以後人只推李白

杜甫。而兩人相比，李白地位終是差一點。所以說，杜甫詩之聖，李白詩之仙。不能叫大家學仙人，聖人則大家可學，所以仙不如聖，但此非今人大衆化之謂。韓愈柳宗元以古文齊稱，但柳終比不上韓。西廂記水滸傳未嘗不是很高級的文學作品，然而不列爲文學之正宗。這裏有中國學術史上講文學的共通意見。今日又說要重新評定一切價值，但不知將用何作標準來評定。苟無實學，則一切皆成空論。空論過高，流弊更大。

我們此刻再來講中國已往學術，應知它自有一套特有精神。生爲一中國人，在中國社會中，應該懂得從前人那番道理，否則爲學做人，試問如何入門？諸位學史學，二十五史十通，乃及其他一切史書，如何學起，還不是應該先懂得中國史學已往那一套基本大道理所在。史學的基本大道理，仍不能離開上面所學每一項學問中之四個成分，義理、辭章、考據、經濟。文學也一樣。

中國古代又有小學大學之分。小學亦稱幼學，大學則是大人之學。諸位今天年齡在十八到二十這一階段，正已進入了大學，應該是要學大人之學。但我先請諸位要做一番補修小學的工夫。外國人的教育理想，似乎主張一段一段切開，小學一套，中學一套，

大學又一套。中國從前教育，主張一貫下來。也可說，外國人把小孩當做小孩看，中國人看小孩早當一個大人看。這裏是非得失暫不講，但總該有一標準。不該把標準儘降低來遷就，生怕小孩不懂，無興趣，降低標準，變成無標準。如說中國文字難學，要創簡體字。但若小孩對簡體字仍無興趣，豈能創出一套無字教育來？如一切運動，便是無字教育，但籃球棒球等，亦各有標準。標準定得高，定得難，反而能激發興趣，增長智慧。當前我們的優秀青年只愛學理科，正為理科可以顯聰明，見才智，也非定為將來出路問題。文科日求低淺，將成為愚人之學。今天要提倡文科，莫如學理科般，只教人去遷就標準，不許毀了標準來遷就人。若要把今天大學文科標準提高，則自見小學文科教育不夠。進入大學學文科的，義理之學且勿論，辭章之學也談不上。只能聽講，不能自讀書。中國人一向只稱求學為讀書，不聞求學只是聽講。此刻中小學文科教育該如何改進，此是一件事，但諸位已進入了大學，而小學階段基本準備工夫實嫌不夠，首先應該培養自己義理觀念，事有是非，人有高下，此層不可不知，否則如何來研究歷史？第二應先培養自己讀書能力。若不能自讀書，只在講堂聽講，將永走不上學問之路。義理教我

們德行，辭章培養我們情感，考據增進我們之知識。須德行、情感、知識三方皆備，纔得稱為一成人。學問皆由人做，人品高，學問境界亦會隨而高；人品低，不能期望其學問境界之高。如一無德行無情感之人，一意來求歷史知識，究其所得，實也決不足稱為是歷史知識。一切知識，並非全擺在書本上，主要乃在學者本人之自身自心上。一切知識，應以德行、情感為基本。一切考據之學，應以義理、辭章為基本。一言一行不苟且，此是義理學開始；一字一句不苟且，此是辭章學開始。預備了這兩項條件，才能來讀歷史治史學。此是我卑之毋甚高論來說實話，務期諸位勿忽略。先把基礎放實放穩，纔能從事一切學問，史學亦不例外。諸位且先求得史學入門，莫遽想為史學專家。今天只講到此，語有未盡，留待下面繼續。

第二講 治史學所必備之一番心情

諸位，我在第一講說明了每一項學問，必須包括義理、辭章、考據三成分。因此學者須先廓開心胸，廣築基礎，然後可以深入學問之堂奧，獲得學問之實用。此在經史子集四部皆然。此講將單講史學方面。

首先我們且問什麼叫做歷史，歷史究竟是怎麼一種學問？簡單地講，歷史只是記載人事。人事記載就稱為歷史。所以史學只是一種人事之學。所謂人事，乃指一切人爲之事，取與自然爲別。學史學，首先該懂得人，其次該懂得事。此刻且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粗粗作一比較。我們可以說，西方文化在今天，比我們長的在自然科學。此方面，我們實是遠不如他們。但說到人文學，不能不承認我們實比他們強得多。我們不能因爲近代西方在自然科學方面勝過了我們，遂連我們自己所長的人文學方面也不自信。丟掉自己長處，去學人家短處，這一事，怕是我們今天學術界一個大錯誤。我們都知，自然科學基本在數學，人文學基本則在史學。即在今天，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史學成績，在

世界各民族中最爲傑出，無與倫比。再沒有別一個國家民族在史學方面能超過了中國。這事深處很難說，此刻暫不講。但從淺而易見處，則一指便明。扼要說來，中國歷史最悠久，並世其他民族國家的歷史，有的只有一百兩百年，有的還不到，最長也不過一千年。許多古代的，則早已中斷，早已消散，不復存在。只有中國，最少該有四五千年長時期的歷史演進，而且都詳細地記載下來。所以中國是一個歷史學上的先進國家，其他民族國家，在歷史演進上皆屬後起，史學也同樣是後起。自然科學，西方是先進，但也不過早了我們兩三百年之短時期。而中國史學則較西方先進了一兩千年。

其次要說到中國歷史範圍之廣大。論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衆，一部中國史，論其內容，實已超過了一部歐洲史。現代歐洲各國，如英如法，擬之中國，皆是小國寡民，只相當於中國一省區。中國史從春秋戰國到秦代一統，所轄版圖和後代已經差不多。那時的人口，也已有兩千萬以上。試問在如此廣大的版圖，衆多的人口上，來記載其一切人事，這一部歷史之內容，該是何等複雜，何等繁蹟。這不僅是現代各民族所不能比。即論古代，如埃及巴比倫，亦都是小國寡民，縱有歷史，亦極簡單，斷不能和中國相比。

因此在中國的歷史記載，應該是最難的一件事。而中國史却又記載得極詳備，極精密，極有條理，而又極富客觀可信之價值。除上古傳說部分，經後人追記者不論；近代地下發掘如商代甲骨文等，僅可當作史料者亦不論。中國歷史之真實記載，當上溯西周初年之尙書，這已在今三千年之前。尙書分虞、夏、商、周四部分。虞、夏書多出後人追記，商書如盤庚篇等雖係當時傳下，但嚴格言之，亦只可當作史料看。但西周書，則無論如何已具史書雛形，可謂是中國有正式史書之第一部。西周書之主要創始人應屬周公，周公是中國古代一大聖人。以後有春秋，可謂是中國有正式史書之第二部。此書距今亦已兩千五百年，乃孔子所作。孔子是繼周公以後中國第一大聖人。可見中國史學，其先乃出聖人之手。亦可說中國史學，本是一種聖人之學。中國古人，很早已知史學之重要。此下遞傳不絕，又迭有演進。中國文化所以成爲一種最富人文精神之文化，其事決非偶然。

中國歷史最有價值處，在其記載方法之周密而完備，因此中國史書有許多各不同之體裁。舉其大者，應分四體。一記言，二記事，三記年，四記人。西周書主要在記言，

但都屬有關政治方面者。此後記言一體分別演進，有子部集部，都已越出史書之外。春秋記事，同時乃一編年體。左傳又把西周書和春秋記言記事合為一體，在中國史書中成爲編年體之起始。此下兩千年中國歷史，一天天記載下，沒有斷，沒有缺，成爲世界人類歷史記載一奇迹。而且此等編年記載，並非在後追記，乃是逐年逐季按月按日地記下。若非中國人把極大精神放在這上面，那會有這樣的成績。

記人一體，更爲中國史書主要精神所寄。此體稱爲列傳體，創始於西漢司馬遷之史記，此亦距今有兩千年。此下歷代相傳，此體稱爲正史，到今共積有二十五史。我上講提到今天的中國人，最不懂中國史，而却最喜歡講中國史。如實言之，不是講，乃是罵。大家喜歡罵中國史，成爲一時風氣。如說中國二十五史乃是一部帝王家譜，稍讀歷史，便可知其不然。二十五史所載人物，千千萬萬，如何說它是帝王家譜？而且中國史書，既因人以見事，亦因事而傳人。所載之事，如每一代之典章制度，禮樂文物，學術藝文，風尚習俗，凡屬人生利病，政事因革，莫不提綱挈領，旁見雜出，豈可目爲是帝王之家譜？

惟有中國史書，其中具有一番大義理，寓有一番最廣大而極高明之人文精神，不從一觀點出發，不由一條線敘述。極多人和事，不僅與帝王無關，抑且與政治無涉。驟看真是千頭萬緒，細究則既具體，又切實，該算是記下了每一時代之大體相，可憑以推究每一時代升降轉變之大關鍵所在。若把中國史書四體並述，記言溢出史書範圍已甚廣。分篇記事，自虞夏書以降，有歷代之記事本末。又有九通十通，專載典章制度。列傳體，除記人外，並包括編年記言記事三體。其他如名人年譜，各姓家譜，各省區各府縣之地方志等，林林總總，包羅萬象。

近代中國人懶於讀書，更懶於讀史，而又驕慢成風，遂把中國史一口罵盡。不說中國二千年來是一專制政治，便說中國二千年來是一封建社會，又要說一部二十五史只是帝王家譜，如此便可自掩其不學。興言及此，實堪嗟嘆。要雪此恥，正有待於此下史學之新興。

自然科學最大本領，首在觀察，次在記錄。中國古人對人與事方面之觀察與記錄，其精密審細，較之近代西方之運用在自然物方面者，可謂有過無不及。將來若有人要從

頭研究人類生活文化演進，求獲一番新知識，則惟中國有此一番記錄，可供參考。因惟有中國史備有一種科學精神，把人類往迹，分年分事分人記下，像是錯綜，不免重複，實最細密，可獲真象。而且中國的史書，又備有一種民主精神，從不把一件事都歸在一個人的帳上，從不認爲一個人可以幹出一件事，而沒有別人參加。而且一事歸一事，如政治學術，各自分開，從不把一事來抹殺另一事，因此也決不把某一色人來淹沒了另外一色人。今人却又說，中國史只重政治，不重社會。其實政治即可反映社會，社會也可反映政治。讀史應能觀其通，觀其大。若從細小處作分別觀，中國史書中所收材料，已如一無盡藏，儘堪供我們詳密稽鈎。即如要考究社會經濟，如杜佑通典書中食貨一門，記載自唐以前有關於此者，共十二卷，分列十八項目，不爲不詳。即讀此一書，已可窺見唐代以前中國社會經濟一大概。試問其他各國，在一千年前，曾有此等條理詳密之記載否。又如杜佑通典有關禮之一門，共有一百卷。其中關於家庭制度之一部分，尤其有關於自東漢以下中國社會上大門第制度之存在與維持，當知此等主要皆屬於禮，不屬於法。苟非有禮，此等大門第何能存在維持迄於近千年之久。近人無此精力來作探討，却

把封建二字來一口罵盡，又把宗法二字來輕輕略過。但又怪中國史不詳社會事，古人已死，那能爬出墳墓來作答辯。

又有一事值得一提。歷史必有文字記載，而中國文字也就三千年無大變化。今天一個大學生，只要對中國文字稍有基礎，便可直接讀三千年以前的歷史如尚書，兩千五百年以前的歷史如春秋，兩千年以前的歷史如司馬遷史記。一西方人要通拉丁希臘文，始能上究羅馬希臘史。但羅馬希臘，若把中國史書成績來作衡量，竟可謂無史可讀。只有中國人，可以直接讀三千年以前之歷史，而此項歷史又已分年分事分人逐一詳細地記載下。我們生爲一中國人，爲一中國知識分子，爲一中國學人，却不詳究中國歷史，這亦尚可，不會看而開口罵，輕肆批評，實不應該。今天在座，有學歷史的，有不學歷史的，我希望諸位不要輕肆批評，儘說中國四千年來要不得。何處要不得，該有憑有據，有理有義地批評。批評又該有分寸，有節制。不該批評得太尖太薄，又過了界限。

其實中國古人批評歷史的也儘多。有的在批評前代，有的在批評當代。批評也是一事實，也都記載下成爲歷史之一部分。中國史中所載批評儘多，即如杜佑通典所載各部

門，都有雜議論一類，都收些批評。那些批評都是切合事實，有情有理。作史者把它記下，在當時則言者無罪，在後世則可作參考。今人却又要罵中國古人只是奴性，好像在政治上絕無發言自由，一惟帝王在上專制。試看歷代從政者，對於當時政治上之大意見，大理論，乃至各項具體措施之各種精密籌劃，以至相反意見，不僅明白記在史書，又都存在於各人之文集，又匯集在歷代名臣奏議等書中。在中國政治史上，噤口無言的時期，絕難找到。至於批評歷史往迹，更是觸處可見。只沒有像近人般把中國自己已往歷史批評得那麼嚴酷而已。

因為罵歷史過了分，於是對歷史多生懷疑。但以往中國史，多是按年按月乃至按日的記下，並不待一事完了再記。事完再記，容有不可靠處。一天天的記，今天不曉得明天的變化；一年的記，今年不曉得明年的變化。即是帝王一朝，也不待此帝王死了，此一朝換了，纔有記。官史之外又有野史，中國人一向對史學之鄭重，那裏如近人所想像。偽造史迹，並不是件容易事。縱有偽造，前人皆曾有辨別。近人儘從疑古辨偽上來治史，所以終難摸到歷史大動脈之真痛癢。此刻罵史疑史之風逐漸衰了，但却變成爲治

史無目的，無意義，一堆堆材料，隨意考索，治史只成一告朔之餼羊。

中國史主要所在，還是在人物。上面說過，歷史只是記載人事，但究是人在做事，並不是事在做。平心而論，當然人爲主，事爲副。中國歷史最重要的在講人。講到漢初開國，決不是漢高一人之事。我們必然會想到蕭何、韓信、張良一輩人物。講到唐初開國，又自然有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勣這一輩人。中國歷史記載，斷沒有一種英雄主義之表現。漢祖唐宗，只是一人，同時還有其他文武一大批，幾十百人集爲一大羣，各人有各人所長，各人有各人之貢獻。他們的事業貢獻，也決非僅是攀龍附鳳而來，於是各人有各人之家世，各人有各人之性能。帝王本紀，著筆最簡。謀謨功烈，盡歸臣下。而且失敗一方亦同樣有人。成在那裏，敗在那裏，各有其所以然。至少中國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個最高最大的真理。即是說，一切事不能由一人做。而且每一件事，也非一成不敗，也非命定的有敗無成或有成無敗。大而至於國家興亡，乃是許多人共業所成。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每人各有篇幅，而其所占篇幅又各有限。

於是又招來近代中國人批評，說中國沒有像外國般的傳記文學，多麼偉大，一個人

寫成一大部書、洋洋灑灑，累千萬言。於是我們又來學做如秦始皇傳、漢武帝傳、唐太宗傳等。把一切事都歸入一人身上。若我們依照歷史真理，根據歷史實況，究竟那一方更合理，更進步。人生該各有建樹，也不專爲別人來裝門面，湊熱鬧，跑龍套。但若要各自傑出，各自獨立，試問三四千年偌大一部歷史，又何從而來。

而且歷史上有許多偉大人物，偏偏又寫不上歷史。這是說用一條線來寫下的歷史，或是專寫浮現在社會上層的歷史。如照左傳體裁，把孔子寫進去，也只得少許，決不能比鄭子產晉叔向，而又像是並不重要。顏淵便一字也寫不進。所以中國史，在編年體紀事本末體之外，必然要有列傳體，而又必然要奉列傳體爲正史，其理由即在此。

但如此則爲難了讀史者。讀了史記好幾十篇列傳，才知得漢高祖與項王相爭始末。但有很多仍不盡詳在史傳內。如宋代新舊黨相爭，只讀宋史王荊公司馬溫公以及其他各人列傳仍不够，還須繙讀王荊公司馬溫公全集，乃至其他各家集居今可見者。又有許多當時的野史筆記仍當讀。在中國，有關歷史材料方面，實在寫下得多，保留得多。從前人說，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此刻已有二十五史，也只是中國歷史一個大概。其他汗牛

充棟，浩如煙海，有關史學的書，那裏讀得盡。然此正是中國史學發展到極高明處，人文學總匯在此，所以可貴。今人高談自然科學，却不看重人文學，又在靜待西方人對人文學方面也有進展，俾可補偏救弊，却對中國人已有成績，抹殺不理。心嫌其難，反又怪中國史書太瑣碎，不科學。不知科學正在不怕瑣碎。中國古人，已把人事往迹，存之心見之事的，都盡量記錄，盡量保存。後人若果有意探究人事真理，中國現存史料，也可說已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了。

但儘如此說，豈不爲諸位有志史學者先出了一難題。其實史學也實是難，因其爲一切人文學基本所在，而人文學也實是難過了自然學。此刻要爲諸位有志史學者先提一個簡單扼要的方法，好使有志者能得一入門。此刻諸位講學，總喜歡講方法，今我要爲諸位提出一套史學方法來，但方法也非一句話可盡。我想儘先提出第一項八個字。此八個字，不僅學中國歷史須如此，在我想，學西洋歷史也該如此。但我又怕諸位要疑心我頑固守舊，是三家村學究，不懂現代思潮。或此等話未經西方人道過，終是要不得。但我感得非說不可。我認爲治史只有八個字最重要，一曰「世運興衰」，一曰「人物賢奸」

。治史必該從此八字着眼，從此八字入門，亦在此八字歸宿。

諸位且莫認爲世界總是在進步，就歷史言，這世界有進也有退。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也如此。我幼時喜歡看三國演義，在小學中，有一位體操先生，知我喜歡看此書，却對我說，這等書最好不看，它開頭便講錯了，說什麼天下一治一亂，這是中國歷史走錯了路，才會治亂相尋，現代西方如英國法國，他們便治了不再亂，和中國不同。我當時深受此影響，也可說，我有志治史，却從那先生這番話引起。但到今隔了六十年，試看今天的英國法國又如何。但我們又會說英法固是衰了，美國人興起，該不會再衰，所以有人要無條件一心學美國。照歷史往例言，中國人說出「世運」二字，實不能說它無道理。世事常在運轉中，興了會衰，衰了又會興。一興一衰，其間却有個大道理。諸位治理，先須知有興衰，再在興衰中求它道理。我到過美國，曾說：幸而有一個蘇維埃大敵在前，美國社會尚可維持，苟無蘇維埃，怕美國社會會出毛病。此是十年前話，不謂言而不中。此刻美國社會種種問題層見叠出。但有人說不要緊，美國人自會有辦法。由我想來，明白得歷史上興衰之理，自可有辦法。若不然，只據目前，認爲興了便不會衰，

不去研究歷史上一番興衰之理，則終會靠不住。

說到人物賢好，人總是有好有壞，此層不得不先承認。但人的好壞究竟分別在那裏，不能說富而強的便是好，貧而弱的便是壞。又不能說只要有辦法有出路便是好，目前無辦法無出路便是壞。中國近人常說，孔孟大聖大賢，爲何不能救春秋戰國之亂。程朱理學大儒，爲何不能救北宋之衰南宋之亡。如此論人論學，實無是處。春秋戰國何以有了孔孟還不能救，兩宋何以有了程朱也不能救，此項問題，正須治史者來解答。但治史學，那能不懂得人有好壞。壞人總是幹不出好事來，所以好事不能交與壞人去幹。有好人來做事，此事自會漸漸轉好。屢進了壞人，此事便會漸漸轉壞。歷史上無驟興，也無驟衰，其興衰必以漸，而主要關鍵則在人。不識得人有好壞，便也不識得事有得失，如此又何從來講歷史。

諸位今天有志要學歷史，又當知治史必以國家民族當前事變爲出發點。莫謂此等和我并不相干，我只爲自己求知識謀出路。如此心情，斷不能求得真學問，更何況是史學。史學是大羣人長時期事，不是各私人之眼前事。諸位如無關心民族國家的一番心情而來

治史學，則正如無雄之卵，孵不出小鷄來。

但話再說回來，如諸位治史，能懂得注意世運興衰人物賢奸，積久感染，也自能培養出一番對民族國家之愛心，自能於民族國家當前處境知關切。諸位當知治史學，要有一種史學家之心情，與史學家之抱負。若不關心國家民族，不關心大羣人長時期演變，如此來學歷史，如一人不愛鳥獸草木而學生物，不愛數字圖形而學幾何與算學。如此來學歷史，最多只能談掌故，說舊事，更無史學精神可言。

諸位又當知，歷史乃是一種生命之學。有生命，必有精神。生命藏在裏，精神表露在外。由生命表露出精神，也可分兩面說。一是其性格，一是其力量。個人如此，民族亦然。此民族具有此民族之性格與力量，纔能開創出此民族之歷史。各國家民族，性格不同，力量也不同。舉一眼前實例，如中國對日八年抗戰，此一過程之後面，便充分表露出了中國人乃及日本人雙方的性格與力量。由此雙方之性格與力量，纔來決定此一戰爭之種種經過及其最後勝敗。

又如今天的共產黨，有中共俄共之異，但共產黨却有一套共同性格，他們有偽而無

誠，知有進而不知有退。他們如何獲得一時勝利，此當兼論到其他方面。但他們之必然會失敗，則即在共產黨本身內部此兩性格上，不煩再討論到其他。故治史學，須能見其大，見其會通。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一切興衰成敗有大關鍵，有大道理，誰也逃不掉，誰也跳不出。

我們學歷史，好像只看古人事，但今人古人同是人，知道了古人，也就知道得今人。歷史像如一條長蛇，但是條活蛇，不是條死蛇。拉他尾巴，他頭會動；拉他頭，他尾巴會動；拉他任何一部分，他整個身子都會動。人類整部歷史，是一部活歷史，非是一部死歷史。知古可以知今，知今也可以知古。知我可以知彼，知彼也可以知我。必得如此，乃始成爲一種有體有用之史學。如講數學，豈不是古今中外到處一律。

但史學通中仍有別。今天我們講史學，自與漢唐人時該有不同，又和日本人美國人來講中國史學不同。只因我們近代的中國人輕蔑自己，崇拜他人太過了份，如講鴉片戰爭，不僅要採用英國材料，又要採用英國人意見，如此始稱爲有世界眼光。以前某大學歷史系某主任，他曾向人說，他不請不懂西洋史的人來講中國史。如此說來，從前中國

古人壓根兒不知有西洋，宜乎他們寫下歷史，全無是處。又如中國八年抗戰，打勝了日本，我在後方，親聽人說，中國人那能勝日本，一切都是美國人幫了忙。試問如此心理，如此言論，中國人那能有份長此立國於天地之間。

今天我們不能講自己以往歷史，並連現代史也不能講。如中國如何打勝了日本，又如何從大陸逃避到這裏，此等眼前大事總該講，但我們自己不願講，也不能講，却在外國有一輩「中國通」代我們來講。我們只爲了眼前切身利益，也知外國人講法要不得。但該拿出自己一套講法來，這是當前中國史學家責任。當知得意事易講，失意事難講。中國現代一百年來，正在失意時代，更該自己有一個講法，纔能從失意中再爬起，不要讓我們老如此長自失意。

我二十年前從大陸逃亡到香港，那時在大陸有一位我的前輩，他不贊成我離大陸，但那老人頗亦懂得中國古文學，我對他說：你看毛澤東文章，像有一種開國氣象嗎？他爲我此一問，默不出聲，但他終於留在大陸，到後清算爲右派分子。

又如在抗戰前，中國東北出現了一個「滿洲國」，外國人那時，也懂得講民族自決

，却說既有滿洲民族，便該有「滿洲國」。到今天，又有人在講「臺灣獨立」。他們認爲臺灣人不是中國人，他們也在講歷史，可惜對中國史實是一無所知。這也不足責備。可恥可嘆的，是中國人不懂中國史，不講中國史，目前正有不少優秀中國青年去到美國日本學中國史，那就值得我們之警惕。

但話又說回來，埃及巴比倫亡了，不再有當年之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亡了，不再有當年之希臘與羅馬。只有中國，屢躓屢起，屹立了四千年。此刻的中國人，還都信中國會復興。此是一部中國史有大意義大價值之真憑實據所在。雖經此一百年來中國人自己盡情自譴自責，但到底沒有完全失掉此一分信心。有信心自會有希望。當前的史學家，正該在此契機上把穩舵向前駛進，一時風狂浪惡，也自不足患。西方人有一套較發達的自然科學，還能自驕自傲，中國人有此一套極精美的人文學，爲何不自奮自發？諸位當知，自然科學是世界性的，我們落後了，可以向外求；歷史則是各別自我的，中國歷史，只有中國人來發掘闡尋，不能也把此事來讓別人做。因此諸位學史學，必要養成一番廣大的心胸，乃及一番遠大的眼光，來看此歷史之變化。更貴能識得歷史大趣，一切

世運興衰，背後決定全在人。決定人的，不在眼前物質條件，乃在長久的精神條件。須知我們大家負有此時代責任，須能把我們自己國家民族已往在長時期中之一切興衰得失作爲我求知識的對象。如此般的知識，可謂之是史識。歷史上有過不少爲民族爲國家爲大羣體長時期前程而立志操心的大人物，他們此種心情，可謂之是史心。培養史心，來求取史識，這一種學問，乃謂之史學。史學必以國家民族大羣體長時期上下古今直及將來爲其學問之對象。由此培養出一番見識與心智，始得把其自身成爲一歷史正面人物。便是能參加此民族國家歷史大趨之人物。其所表現，則在此人物之當身，在此人物之現代。在其當身現代所幹之事業，卽是一歷史事業，不限於其當身與現代。

此一等人物之出現，與此等學問之被重視，却又多在衰世，更過於盛世，至少在中國史上是如此。因在衰世，易於感覺此需要。亦正爲如此，乃使衰世又轉成爲興世。興之久，盛之極，把此需要漸漸淡忘，於是又由盛轉衰，此是歷史大軌轍。中國今天的大毛病，在以己之衰學人之盛。如貧人學富人生活，富人不計較的，貧人也不計較，勢必益增其貧。又如一久病人，強要學健康人之飲食操作，在一健康人，他的飲食操作，無

害其健康，而且還有益，但一久病人學之，則適以增病。

學歷史不能不知時代。我們今天的時代，不似漢唐，也不似明清之全盛時。我們只在積衰積病中，如何起衰補病，應該另有一套。今天美國富強，已達顛峯狀態，那裏是我們今天所能學？我們今天發揮史學，正該發揮出一套當前輔衰起病之方。識時務者爲俊傑，史學可以教人識時務。史學復興，則中國必然有一個由衰轉興之機運。

現在我再奉勸諸位，諸位若將來處身外國社會中，先莫回頭來罵中國社會。我們此刻正處在歷史上之衰世中，也莫回頭來罵中國盛世，罵盡中國全部歷史。在中國全部歷史中，也曾有過不少時期的光昌盛世，與夫不少色樣的光昌社會，在當前，我們能對歷史多研究，少批評，更所力戒的是謾罵。卽此一小小轉變，總不失爲是當前學術思想界一件大好事。

第三講 歷史上之時間與事件

我上面兩講，第一講要先爲學問築廣大基礎，義理考據辭章皆備。第二講要有史學心情，關心國家民族當前處境。此下預定還有兩講，若要具體講述如何研究歷史，時間短促，恐講不了甚麼。十年前，我曾有八次講演，專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記錄稿已彙印成書，臺灣也有發行。歷史系同學及其他對史學有興趣的，都可買來一閱。今天想避開具體問題，提出有關學歷史應該具有的幾點新觀點，好對歷史易有新瞭解，仍爲諸位作人門準備。

上次提及，歷史上時間、事件、人物三要項。因於第一項，才有編年史。因於第二項，才有記事本末體。因於第三項，才有列傳體。中國史書即分成此記載年代、事情、人物的三大類。此下我擬講學歷史的對於這時與事與人之三項新看法。

我們常說，時間有過去現在未來。過去的過去了，未來的還沒有來，現在則像在過去未來的一條夾縫中，等於幾何學上兩個面交切所成的一條線，並無廣袤可言。而又是

變動不居。我口裏說到現在，此現在即成過去。甚至我心裏想到現在，此現在也即成過去。永不停留。今我要問，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的還沒有來，又沒有一個真實的現在，如此，則人生與歷史究將在那裏安放。諸位當知，如此說時間，只是一種數學上的時間，或說是一種自然科學上的時間。其實自然科學上的時間也不如此，這只是一個抽象的時間，好像時間可以脫離事物而獨立。實際上，一個真實的時間，並不能脫離一切事物而獨立。如說一天二十四小時，此乃依附於地球環繞着太陽轉動這一事件而說。又如我們手上帶一隻表，不斷轉動，六十秒成一分，六十分成一點鐘，一秒一分地在那裏轉去的，其實是依附在一件機器上而見其如此，並不是真時間。真時間則不如我們所想像，過去的過去了，未來的沒有來，而現在又永遠不現在，當知天地間並沒有這會事。

我們此刻來講一個歷史時間，歷史時間亦必附屬在一件歷史的事情上。如此刻我在此講演，這是一件事，這講演則以兩點鐘為一單位。這兩點鐘的時間，則附屬在此講演上，亦即表現在此講演上。現我已開始講了五分鐘，但此五分鐘却並沒有過去。倘使這五分鐘過去了，諸位將聽不懂我下一句所講。正因這五分鐘所聽還在諸位腦子裏，所以

得繼續聽下。若使現在再跑來一個人，他不知我上面講些甚麼，他將感到摸不着頭腦。所以說，過去的並未過去。若論未來，我告訴諸位，它早來了。我此講演，共要兩個鐘頭，不會下一分鐘便停止，除非有出乎意外的極大事變，否則諸位必會安安頓頓地聽我再講一點五十五分鐘。那是無可懷疑的。而且我所講內容，也早就決定。諸位雖還不知，但我則早已知。好像今天有人臺北家裏來信，此人在此聽講，尚未接到，但此信在臺北早已發出，或早已到了此人家裏或宿舍內，此事則早已來了。

我說過去者未過去，未來者早已來，此是第一點。此刻再深進一層講，此刻諸位在此聽講，一堂兩三百人，我所講是同樣的一番話，而諸位所聽，則可成爲兩三百番話，絕不一樣。接受不同，反應不同，人人相異。此因諸位並不是專把現在這一時間來聽講，乃是帶了諸位一應的過去來聽講。各人所聽不同，正爲各人過去有不同。諸位不能把各自腦子裏過去所存一切洗掉來聽講。所以說過去的並沒有過去。至於我此所講，進到諸位腦子裏，有的可以保留三天或三個月，或三年，乃至一輩子。諸位聽我說，對諸位必有一番影響，反應深淺不同，影響久暫亦不同。諸位不要認爲今天聽完這一堂講，跑

出去，這件事便成過去，那是不會過去的。這番話進到諸位腦子裏，會發生影響，各生變化。影響不同，變化不同，不僅由於諸位的過去不同，而諸位的未來也將因此不同。所以說，諸位此刻在此聽講，諸位的過去並未過去，而未來却早已來了。

若說到現在，剛才所講的現在，只是一個假現在。此刻諸位在此聽講，這個現在，乃是個真現在。此一真現在，却有一個很寬的面，亦是一個大現在。我們的一生，更是一個真現在或說大現在。如我活八十年或一百年，此八十年與一百年成爲我生命的一單位，所以說是我的一生。若我今年二十歲，說以前二十年都過去了，下面八十年還未來，我都不知道。此種人生，則是虛僞的假人生，決非真人生。試問如此，叫我們怎樣做人，又怎樣做學問。人生既是如此，又怎樣會積成爲歷史。諸位學歷史，主要在學知人事，學知人生。一切人事，各有一時間單位。各個人生，亦有一時間單位。此項時間，不應把來一秒一分一小時那麼分割。諸位要一口氣把握有兩小時時間，才能聽完我此一講。諸位要一口氣把握有幾十年時間，才能完成此一生。我們中國民族，則已一口氣把握住了四五千年以上的長時間，才能完成此一部中國史。

諸位要知得，時間各有單位不同，一切過去，都該能保留在未來中，不要認爲過去的已過去了，當知過去可以永遠保留。未來的可以早侵入到過去，過去的也可早控制着未來。如諸位來此讀書，便都有一個未來侵入。諸位必先有期望，才來此讀書。那都是心中先有了未來，才會有今天的現在。但諸位若沒有過去小學中學一番學業經過，又何得有今天的現在。故說未來已侵入到現在，過去亦仍保留在現在。

我們的過去並未過去，而且要一路進入未來。否則諸位對各自的人生，都可以不負責任，隨意消遣。睡一晚，一切過去了，清晨起牀，便有一新的未來降臨。試問那裏有這會事。

所以一個小孩新生，最好就該有胎教。沒有生下來，便在母親肚子裏教養他。當他孩提無知，他父母已爲他定下一個五年十年計劃。待他稍有知識，便該懂得立志，有他的一生計劃。不能如喫甘蔗，喫了一段再一段。不管將來，只管今天。如此便成瞎碰，碰運氣。諸位當知，歷史和人生，並不是在碰運氣。諸位讀歷史，應懂得放長眼光，一看就是五十一年，一看就是兩百一千年，纔知得此中意義。若對自己一生，不懂得有

一個長距離的時間之存在，怎能來主張自己的一生。人之一生，有其孩提時代，青年時代，壯年老年時代。實際上，此四個時代成就了他的一生。生命不能各自切斷。從孩提時代轉進到青年壯年晚年，並不是在各時代中無變化，但到底則只是他一生。整部歷史也如此。只有我們中國古人，很早就有這一套長時間觀念，故能早作久計。中國文化絲延迄今，斷非偶然。即如中國的家庭和社會，都如此。早有許多聖賢遠見，爲它作了長久之計。我們的人生理想乃至教育方針，亦無不如此。

孟子書裏有兩句話說，「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此可把來講人生，也可把來講歷史。尤其可用來講中國史。一面是積存，一面是變化。一切過去都積存着。如諸位今年二十歲，這二十年的生命全沒有過去，只是積存着。人類生命，是一架任何自然科學所不能創造的最奇妙的機器。二十年生命，一點都不會丟，都積存着。只是一天天新生命加入，便一天天在積存中發生出變化。永遠積存，永遠變化。先是小變化，慢慢成大變化。諸位起先都是一小孩，此刻都進了大學。大學四年畢業，又就各有變化。有的像樣化，有的不像樣，變化可能各不同。真有一好老師，應會告訴你，這樣便將來有希望，這

樣將來便不會好。好老師好父母，應能看你五十年八十年。

讓我再作一淺譬。一杯開水，調進兩匙咖啡，咖啡就在水裏發生了變化，但水還是在那裏，咖啡也還是在那裏。再加進一些牛奶和糖，又變了。但這杯水和咖啡牛奶糖，也還都在那裏，這樣你便可以把來喝。這是一路積存，一路變化。一路變化，同時也一路積存。「所過者化」，不是過去了，乃是變化了。「所存者神」，這更奇妙。諸位要知這杯咖啡怎麼地成，或許諸位喝慣了不注意。它便是一個「存」，同時又是一個「神」。你喝它，它會在你身內起變化，那不是「神」嗎？一人從小孩成大人，天天在變化。加進這樣，加進那樣，比一杯水加進咖啡牛奶和糖複雜得多了。今天是一個二十歲的大學生，這二十年生命便是「所過者化」。但要知道，還有一個「所存者神」。你此刻還是個青年，將來不曉得你又怎樣地變化，奇奇怪怪各種花樣都會有。所以此刻要有教育作用。在你身心，加進了些什麼，會對社會有何作用，那是何等的重要。

莊子書裏也說，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糟粕可以化精英，精英又化爲

糟粕。人到老死，不是變成了糟粕臭腐了嗎？然而從這糟粕臭腐裏面又可變化出神奇精英來。古人都成糟粕，但變化出了今天的我們，不神奇嗎？我們也可說，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變化出今天的我們，它實是許多糟粕，而且又臭腐了。此刻剩下的只是我們，現在看來，我們也實不行。但當知，全部歷史只是「所過者化」，同時又是「所存者神」。我們豈不也還可以化，還可從新又化出神奇來。古代一切精華，都要變成糟粕，都會臭腐。但若沒有古，沒有你父母祖宗，便不得有你。沒有中國自古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那一連串，會有今天嗎？我們這個今天，是一部大歷史從頭變下來的。變到今天，那一個具體事實擺在前面，我們覺得平常，其實是「所存者神」，並不平常。

孩子生下，都當是個寶貝，每個父母，都看這小孩是寶貝。現在諸位考進大學，回看小孩時代，都成糟粕。大學畢業，謀得職業，又把大學時代看成了糟粕。這些全在我們如何去看。我告訴諸位，人生就有兩方面。神奇糟粕，糟粕神奇。形而下的都是糟粕，都要臭腐；形而上的都是神奇，都是精英。其要在其能變化。不能變化，便一切真成了

糟粕。我們今天，且勿罵我們的古人，說他們變出了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不像樣，却罵我們四千年古人，要打倒孔家店，打倒舊文學，打倒舊文化，認為這些都是糟粕臭。我們此刻，一意要學外國人。但當知，我們自身有病，不是我們祖宗不好。外國中國各有一番歷史，四千年三千年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中國並不比外國差。差了的，只是近三百年近兩百年來的事。但歷史並不即此便止。外國歷史也有變，此刻英法諸國，諸位又看不起，大家只看上了美國，這些只是一種近在眼前的功利觀。今天大家又說，我們該變，但當知有變化，尚有積存。化只是化其所存，沒有存，何來有化？化則正是我們的責任。古人已往，何關他們事。我們要推翻一切的舊，却不知怎麼地推得翻。你若腳別個同學比你強，你不該回去罵你父母，說怎麼生了如我這般，要你父母重來從新生一個你，那是不可能。人生究不如一杯咖啡，可以全杯倒了，重來一杯。

今天講歷史，似乎都講錯了。說歷史已過去，不必講。講中國史，便說他守舊。諸位縱說要從新做人，也仍是從你舊我來做成一新我。沒有舊，那有新。又如諸位生了病，去請醫生看，醫生便會問到你過去，昨天怎樣，前天怎樣，問你的以前，正要幫你的

以後。你若說我們今天中國不好，我得問你不好在那裏，嚴格說來，你該拿一部二十五史來同我講。你若說中國有了一個孔子所以不好，但此事却無法改，已成了歷史，歷史有病，還得從歷史上去講。如你身體不好，便該為你方脈，為你檢查，纔能看出你身上的病來。此身非不好，只是身上有病始不好。中國目前有不好，但我們不能不要這部歷史。這部歷史就已放在我們大家身上，我們同是一個中國人，那能搖身一變，變成爲外國人。儘多中國人去到外國，三十年五十年，還是一個中國人。又且中國有七億人，不能全到外國去。全都到了外國，却把外國變成了中國，那豈不更糟糕。法國人還是法國人，英國人還是英國人，印度人還是印度人，日本人還是日本人，只有中國人野心太大又太猛，要把中國一口氣變成爲外國。

又有人說歷史不講未來，還有人說歷史不會重演，其實歷史怎麼不重演。吃飯也是一件事，但吃了得再吃。每吃一頓，必有積有化。諸位又莫說講歷史就不講變化，我們講中國四千年歷史，便是要講此四千年中的變化。但要懂得化之內還有存。要講變化，不是一種虛無主義。縱說要搖身一變，亦要有此身，纔能把此身來搖。孫行者七十二

變，到底還是個孫行者。我們講歷史，決不是死歷史，一切已經過去，我們該換一個眼光來講，全部歷史都活在這裏。一部中國史，便活在今天我們中國人身上。諸位如此來學歷史，才懂得歷史意義，才懂得歷史價值。歷史是一個大現在，上包過去，下包未來，是一個真實不動的大地盤，我們即憑此地盤而活動。

我今天在此講演兩點鐘，成爲一時間單位。諸位到大學求學，至少四年，是一個時間單位。若諸位要學歷史，則不應四年便止，該把你一輩子作一時間單位。不僅學歷史，一切學問都如此。諸位說：我畢業後不要謀一職業嗎？那如一杯咖啡加進牛奶加進糖。從來做學問人，都不是無職業的。不能說做人一輩子只要謀職業。只能說做人一輩子，只是要做人。我們的一輩子，則要做一中國人。如此講來，則我此番演講，對諸位總還有用。用在那裏，則爲此刻的電腦所算不出。任何一分鐘，丟進到生命過程中，有積有存，此皆爲電腦所不能算。變化之大，則只有把長時間來衡量。中國古人，早講這一套學問，而且講得很高明。我此刻說，提出一番在人生和歷史上對於時間的一項新觀念，其實只是中國古人的舊觀念。諸位此後多讀中國書，多研究中國學問，將會時時碰到

此觀念。以上是我講歷史上的時間觀念，到此爲止。

其次再講到歷史事件。諸位讀史，自見有一件事接續而來，卽如諸位早起以至夜睡，一天都是一件一件事接續着。今年二十歲，也是一件一件事接續了二十年。但我們對於事，也不能這麼簡單地看。若定要認真分着一件事簡單看，那麼我來此講演是一件事。在講演前，講演後，好像沒有事。如此看法，我們每一人，將覺有事時少，沒事時多。大好生命，豈不是虛度了大部分。今天我們中國人，正苦無事。太太們打牌，年輕一些的看電影，總要在這生命時間裏充進一些東西來消磨。但諸位當知，天下沒有無事時，此層極重要，但我將留着慢慢講。

先說事情有大有小。一件大事之內，可包括許多小事。許多小事，會合成一件大事。如讀史，漢高祖楚霸王相爭，此是件大事。鴻門之宴，垓下之圍，都是其間小事。但小事中還可分出小事。如鴻門宴中有項莊舞劍，垓下圍中有虞姬自刎。而此諸小事中仍可分出幾多小事來。如此分析下去，在一件事中，不曉得有幾多小事可說。其實楚漢相爭，在歷史上也只是件小事。只要我們講歷史的換上一個題目，如講西漢開國，那麼楚

漢相爭也僅是一小事。又若再換一題目，講兩漢興亡，則西漢開國也變成一小事。諸位當知，一切事，要活看，不能死看。不要硬認爲當真有這麼一件一件事。只因我們在歷史過程中定下幾個題目，遂若真有這麼一件一件事可以分開。真的歷史則並不然，把來分作一件一件事的，只是人爲的工作。所以歷史事件，可分也可合。如說秦漢統一，此乃由古代的封建政府轉成爲此下的郡縣政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若如此看法，便又把秦代開國和漢代開國兩事合成了一事。我們若把夏商周三代認爲是封建的統一，秦漢以下稱爲是郡縣的統一，如此來講中國歷史，豈不把四千年歷史只分成了兩節，只有由分而合由小而大一件事。此一件事中便可包括一切變化一切事。

如此看法，可知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割據，只是歷史大流中一小波瀾。今天共匪竊據大陸，也一樣，也只是大流中一小波瀾。中國則只是個中國，民族搏成與國家創建，這是中國歷史一條大趨向，也可說全部中國史，惟有這一件事，卽國家與民族之創成與擴展。如像三國分峙，南北朝對立，這些只是一時變態。等於人照例一天三餐，今天偶而吃不下，少了一餐，或是多吃了一餐，都是一時之變。不爲常，不可久。外國人不懂中

國史，中國不像希臘，沒有統一成爲一國家。也不像羅馬，它是一個帝國，占地雖廣，但真個羅馬國，則只是一羅馬城，最多也只能說只是一義大利半島。不能把凡所侵略，都認作羅馬國。正如今天英國法國般，他們以前所侵略的，今天都已吐出，豈能說英國法國此刻分裂了。實則只是他們的帝國崩潰了。

至於中國史，四千年來只是一個民族搏成與國家創建。外國人不懂也罷，中國人自己不懂，學着外國人口吻，說中國二千年只是專制與封建，二千年前則更存而不論，那真要不得。

諸位當知，全部歐洲史，便沒有統一過。直到今天，帝國體制，各自崩潰，而又大敵在前，還是照樣四分五裂。他們不學羅馬，便學希臘，最近要來一個商業上的共同市場，也幾經搖兀，不能擴大，也不能安定。他們以己度人，如何能懂得中國史？不僅不懂，還要存心破壞，來毀滅中國，搞「滿洲國」獨立，搞「臺灣獨立」，他們却說是民族自決，更是笑話。但還有人在後面鼓吹慫恿。此刻的中國人，則崇洋媚外過了分，只要外國人說的，總該有理。外國人只說封建與專制，中國人也爭說封建與專制。外國人

說帝國，中國人也說有秦帝國漢帝國。中國歷史惟一大事，乃是民族搏成與國家創建，形成一個民族國家大統一之局面。但外國人不說這些，因此我們也不說。外國人說現代國家，中國人便說要趕上也成一現代國家。但現代國家之最高理想，豈不應是一個民族國家之大一統。這是中國史上久已完成之一件事，惟有由此，始可走上世界大同。中國人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此時，國治了而後天下平，始是世界大同。現在我們則要學外國人，爭談個人自由，要一夫一婦的小家庭制，要學別人家對內用法律，對外用軍事的事謂現代國家，試問如此般的現代國家，又如何走上世界大同之路？

既不瞭解中國史，自也不能瞭解中國人理想。但反過來說，不瞭解中國人理想，也將不瞭解中國史。現代的中國人，全看不起中國人的自己理想，也看不起自己歷史，只想把中國以往歷史一筆鈎消，一刀兩斷，攔腰橫斬，好從頭學外國。但如我上面所講歷史時間，恐怕要切也切不斷。譬如抽刀割水水還流，歷史自有一大趨勢，此謂之歷史大流。拿刀切水，水不抵抗，可是流則依然。此數十年來，打倒孔家店，打倒舊文化，也已無所不用其極，只沒有叫出打倒中國人那一句口號。但能做一個外國人，總覺得榮耀

像樣。做中國人，好像沒有面子。大家失掉了自信，只有一部中國歷史，却四千年懸延至今，不像西方希臘、羅馬，中古時期，乃至現代國家興起，以至今天的歐洲，忽斷忽續，波浪滔天，但其大流，則只是一分裂。但我們又會說，科學是現代一大流，科學應世界化，這話自是不錯。現代科學已自西歐泛濫到美國，泛濫到蘇俄，自然也可泛濫到中國。但自然科學與人文歷史該有一分別，不該把這件事徑當作那件事。若我們要論人事，仍該重視歷史。科學可以共同一流，歷史顯是彼我異趣。不能只知有科學，却不認了歷史。

上之所述，崇洋媚外，其實也即是現代中國史上一大事。其始何由起，已無法推溯。此後於何止，亦難預料。要之已是經歷了七八十年以上。其事愈衍愈大，愈入愈深。其影響力量，更難估計。共產思想之披猖，不得不謂乃受此影響。但言近代史者，每不易認出此爲一大事。實則耳所聞，目所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一二人之心嚮，而已成爲社會風氣，時代特徵，斷然有此事之存在。而且我們自身，即都參加在此事中。試設爲淺譬，如人飲食，知爲一事，呼吸則忘其爲一事，而呼吸之事實更重於飲食。葉落知秋，履霜堅冰至，一葉之落，一夜之霜，其事易見。秋來多到，像若無可見。實則即見在葉落霜降那些事件上。上面說許多小事合成一大事，此亦一例。此一大事，隱藏在許多事後面，又滲透進許多事內裏，故有事若無事，其事不易見。

讀史者該能見到每一時代之社會風氣，人心特徵，而其事則甚難。如諸位來此求學，各人有各人之心嚮，一校有一校之風氣，此事極端重要，但每易根本不認爲有這一事。但此事實有一真的存在，這是許多事件之根本，却叫我們認不出。在歷史上，又每每不把那些事獨自記載，於是學歷史的人，分開一件一件事死看，便認不得歷史真相與歷史精神。

即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在當時是兩件事。那一年焚書，那一年坑儒，歷史上分別記載得很清楚。此兩事，只是秦始皇許多事件中之兩件。始皇把封建變成爲郡縣，此是一大事。而歷史上反不會大書特書，明白指出。在當時，有很多博士官，在某一天的大酒會上，公開發表言論，反對秦始皇作爲，主張復封建。秦始皇因問宰相李斯，李斯不主張再封建，因此把許多博士官罷黜了，大加澄清一番，又把那些被罷黜的博士官所掌書

籍燒了。在當時，似乎只認焚書是件小事，郡縣封建的爭論却是件大事。後來事過境遷，却把當時那番爭論看成了小事，把焚書看成了大事，又和另一年的坑儒連作一事看，說秦始皇焚書坑儒。直傳到現在，只說到秦始皇，便會想到他焚書坑儒。舉此一例，可見歷史上各項事件極難看。小事可化爲大事，大事可化爲小事。一事可分爲兩事，兩事又合爲一事。歷史事件如此般的變動不居。某些事件已過，但到後世，此等已過事件，仍會變動不居。只要後人看法不同，前代歷史事件，也隨着變動。

諸位又當知，並非是許多事積成了歷史，乃是由歷史演出許多事。正如人之生命，並非由許多次的呼吸飲食等積成此生命，乃是由此生命演出了無窮無限的呼吸與飲食。此層難於細講，今且再設一淺譬。這個房子雨漏須補，風吹須修。那裏壞了，我們便該注意到那裏，但不該把這所房子一併打垮。縱使打垮了這所，另造一所，還是同這所差不多，還是同一個樣子。若要畫新圖樣，只要學過建築學，便知一切圖樣還是差不多，只加上了些少變化，而無極端徹底的不同。此刻我們要學外國建築，至少應在圖樣之外得懂建築之原理，如是便該學外國史，要知中外歷史之異同。

中國歷史背後有一大圖樣，才成此大建築，其實是有一番大生命存在，這即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一番大生命。此番生命，還該無窮無限地繼續。犯了病，只如屋子遇到風吹雨漏須加修補，却不能把整個生命來徹底改造。當知一切生命，在原理上還是差不多。此項生命大原理，固然可在歷史中尋求，但歷史上却又往往不能把來明白寫下，此處便是學歷史者之大難題所在。

很多大事，往往不在普通歷史上寫。如孔子講學設教，此是中國歷史上大生命大神所寄，但諸位讀左傳則不見，讀史記又嫌略。孔子講學，却描畫出此下中國歷史一大圖樣。要學歷史，須能把全部歷史在大心胸大智慧下融通一體，見其大，又能見其通。此須我們學歷史者之聰明與學力。我們要看得一部歷史只是一件大事，中華民族此五千年來，也只是一件大事，而分着這件那件各別的小事寫上歷史了，而又有不寫上的。我問諸位，在諸位一生中，有沒有，或該不該有一件大事，豈只是零零碎碎，斷斷續續，亂七八糟地便過了這一輩子。這樣便活得有何意義。至少我們有一件大事，即是我該要活這一條命，而且要開心適意地活下去。這總不錯，這總是我一生惟一的一件大事。做

這樣，做那樣，不過要活我一條命，不過要活得開心適意便好。一人如此，一羣人，一民族，乃至全世界人類，都如此。我們學歷史，便要學到懂得歷史裏面只是一件事，等於我們人生只有一條命。父母生我下來，只這一條命，富貴窮達，一切須自己掙扎，自己奮鬥。想要向別人換條命，那怎能換得。中華民族已是四五千年來一條命，要丟也丟不掉。那條命，就記載在歷史上。我們要瞭解歷史，只是要瞭解自己這一個民族，這一條縣延着四五千年來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們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國古人，最懂得此一種所謂生命之學，即是做人之學，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擁有七億人口的一個大生命，沒有任何民族任何國家能如此。

若說今天中國人不行，那只因今天我們是中國民族的不肖子孫，不能像我們的祖宗，不能如我們歷史上的中國人，萬不該翻過臉來罵祖宗，說中國人從來不長進，是頑固，是落後。試問如此，如何會到現在，有這樣一個國家，擁有七億人口，造成這樣一條大生命，我們豈不該從歷史上來仔細研究其所以然。

我們各個人的生命，只是一自然物質生命。歷史所見，則是文化精神生命。今若撇開眼前自然物質生命暫不論，專論歷史文化生命，那麼中國仍是第一位。今天的中國人，無論如何，還是從一個悠久歷史高尚文化中產下。只有中國人，早已為世界人類歷史描繪出一套大圖樣，指示出一條大趨勢。今天的我們，若要做一個肖子肖孫，仍只有遵循我們祖宗所定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條大路向，要能使世界人類都跑向中國歷史理想，如是有我們國歌中所唱「以進大同」那一句。諸位當知，只有在中國史裏，有這一套理想，而中國史也已走了一條很長的四五千年的路，成為今天世界上惟一獨有的一個大社會。這件事並未過去，此刻還在我們身上，還要繼續到將來。

史學正要講將來，耶穌也講將來，說人類祖先犯了罪，由上帝罰到此世界上，將來此世界會有一個末日審判，上天堂的上天堂，下地獄的下地獄，此世界便沒有了。釋迦牟尼也講將來，他說：一切生命現象是一輪迴苦海，俗世一切空，一切假，他教眾生擺脫輪迴超入無餘涅槃，使此俗世終歸滅盡。只有自然科學家根本不講這些，不注意在人生，只注意在機器，注意在人的物質自然生命。此刻人類又有了一光明面。人類一次兩次上了月球，此下還可無數次繼續。但也有一黑暗面，人類是否將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即是毀滅人類的核子戰，但科學家似乎不大管到這些。只有中國孔子，及此下儒家，講出一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期望着世界大同。中國歷史大趨，便是在跟着孔子之教而前進。因此到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歷史最久，疆土最廣，民族最大，而又不是憑物質富強得來。我們讀中國史，應根據此一大事件，一大理想，而看其過程中之種種成敗得失，與夫順逆進退，要把研究歷史發展當作人類社會一條大生命前進之一項圖樣，一種法則來看。不要把我們的智慧聰明和精力只限定在歷史上的一件一件事看，把歷史事件看得太死。只看見一件一件事，在事之背後，則無意義，無價值。把一切意義價值看得太狹太淺，太單純，太短促。學歷史須能觀其大，觀其通。諸位更不要認為歷史後面可以無義理，又不要認為歷史只講過去，不涉將來。諸位該把明天的中國明天的人類常放在腦裏，才能來研究昨天和今天的一切。那麼要那樣一個人才配做這種學問呢？我已說過，至少該肯化我自己一輩子生命專當一件事來用在此上面。中國古人稱此曰立志。諸位沒有這樣一個志，須該立。不立這個志，便也無此智慧，無此聰明。只見歷史上千頭萬緒，一事又一事，能記憶得一兩朝代三四百年事，也就了不得。那能把四千年

歷史來總其成，會其通，說出一番道理來。

我今天所講，是歷史上的時間和歷史上的事件，下一次，我要和諸位講歷史上的人。其實我們便都是歷史上的人，講歷史上的人便如講我們自己。我講歷史時間，和歷史事件，再講歷史人物，這三項，好像都是我自己的新觀念，其實都是中國古人的舊觀念。我想諸位能把這觀念去學歷史，應該能學到歷史學上一個最高境界。好了，餘待下次再講。

第四講 歷史上之人物

這個講演已講過三次，第一次講一切學問都要有一個廣大基礎。第二講治史學定要有關切國家民族的心情。第三第四講有關歷史上三大項目，一是歷史時間，二是歷史事件，今天講歷史上的人。此三項，我都將加一些新的觀念來講。

我們當知，人應有兩個身份，也可說人是生活在兩個圈子之內。一圈小，一圈大。我們是一個自然人，同時又是一個歷史人。天地自然生此人，此是生在自然大圈之內，但也生在歷史裏面。如諸位或生在臺南，臺南至少就有三百年歷史。諸位進入成功大學，成功大學也有三十年歷史。我們的一切衣食住行，如身上穿的衣，至少有幾千年歷史。吃的住的，也都有長久歷史。道路交通，同樣如此。離開了歷史，我們只是一野人，一原始人，不會像今天我們這樣的人。

故說我們生在歷史裏面，也將死在歷史裏面。諸位說，死了不是完了嗎？其實不然。上面已講過，一切過去並未過去，一點小事情，也都積留在那裏。如此刻我們所在的

這一個建築，已多少年到今天，這是一段歷史。我們正在這歷史裏面工作活動。當時許多建造這屋子的人，或已不在，但他們的工作則仍在。又如這屋子的材料，一磚一木，都有人做下來。這些人是過去了，而他們的工作，都積存為歷史，保留到現在。可知諸位不能不負責任。諸位的小人生，都要過去，但都會積存在此歷史的大生命裏面。

上一次亦講過，我們的所謂歷史，把文字記載下來的，只是一些狹義的歷史。我們的人生過程，我們人類大生命的過程，才是廣義的歷史。我們當然也是在此大過程中的一份，仍得長久保留存在。所以歷史的不朽，即是人生的不朽。這是從中國人的人文觀點來講我們的不朽。只要歷史不朽，我們的人生也就不朽。有它的意義，有它的價值。試看世界上很多各不同的民族，有些到今天根本沒有歷史，沒有了歷史這一內圈，他們則只在自然這一外圈之內生存。有的民族跑進了歷史，但又中斷了。先從自然跑進了歷史，又從歷史退回到自然。像古代的巴比倫埃及希臘羅馬，它們都有一段很光明燦爛的歷史，而又慢慢地退出了。退出了歷史，還是一個人，可是只成了一個無歷史的自然人。他們的人生，多半只是仰賴着別人的歷史來過活。只有中國民族，跑進了歷史圈，

跑進了這個狹義的歷史，所謂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千年到今天，這是我們同別人家所不同的。

此刻有一問題，為甚麼各民族歷史不同。有的有了歷史，重復退出。有的根本沒有跑進歷史。只有中國跑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有三千年。無文字記載以前，尚有傳說追記，自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一路下來遠在四五千年以上。正為是人生不同，才產生出歷史不同。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又是歷史的表現者，同時亦是歷史的主宰者。因人不同而所創造所表現所主宰的歷史也不同。因此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史，最重要的便是要研究中國人。

歷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們人類的生命過程。但在世界各國各民族中間，懂得這個道理，說人能創造歷史，在歷史裏面表現，而歷史又是一切由我們主宰，懂得這道理最深最切的，似乎莫過於中國人。我們如把一部西洋人寫的歷史同中國人寫的歷史作比，他們似乎看重事更過於看人。中國人寫歷史，則人比事更看重。人生總有事表現，而中國人則更看重在其事背後的這人，西方人則更看重在由此人所表現出來的事。這是

一個很大的不同。

中國歷史有一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中國歷史裏所記載的人，很多很詳，然而我們真要從中國歷史裏面來研究中國人這一個工作，即說是專指歷史上所記載的人吧，此事還是很不易。我在上面已講過，中國人記載歷史的方法最客觀，最有一種科學精神。試舉一點來講，中國歷史記人記事，僅是記載，不加批評，務求保持一種客觀的精神。一事之得失，一人之好壞，我所謂人物賢奸，要待讀者自己去衡量。而且每一件事必然分寫在各人身上，如是則每一人之事，也都分散在其他人身上了。這裏却有一重大義理，應該知道。我們切莫認爲一人可以單獨做一件事，至少這樣想是不科學的，或說是不民主的。每一件事，必得有很多人合作。又且一人一輩子也不會只做了一件事。而且每一事之本身，並不是可以把來和另一事嚴格分開，常是這件事那件事糾纏在一起。所有歷史上的事，就其牽涉到人的方面講，則愈分愈細。每一事牽涉到許多人。就其事之本身講，則每一事又混合上許多事。這裏面却見中國歷史有一種很高明很巧妙的，也可說是一種很合理的記載法。我此刻如此講，如嫌空洞，諸位也許聽着

不清楚，摸不到具體意象。我試舉一個例。

我此刻是要來講人物賢奸，試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人物，一個很著名的人物，亦可說是歷史上一個大人物，此人即是三國時代的曹操。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傑出的人物，並不是有了一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纔使人都知道有一個曹操。若看正史，曹操的各方面更是詳備。首先曹操是一個大政治家，此刻當然不能細講，可是曹操在政治上確有許多建樹。更要在制度方面，曹操在魏國確推行了許多好制度。如軍隊屯田，此事乃用竇祗韓浩建議，而此兩人却無傳，乃略見於他人傳中。如竇祗見任峻傳，韓浩附夏侯惇傳，而屯田之事，又詳見鄧艾傳。又若問屯田制度如何是當時一好制度，則必待讀了當時的田制演變和社會實情，以及郡縣官吏職權等種種狀況纔能知。此皆旁見側出，分散在其他篇章裏面去。由此可見中國史法之寫實性與客觀性。

又如九品中正制度，此是陳羣出的主意，而曹操聽了他話，但此事在陳羣傳亦不詳。若要問九品中正制度由何要創立，它的實際是如何，它對當時及此下影響又如何，則又分散到其他篇章中去。該要上面看後漢書，下面看晉書南北朝史纔知道。要之，曹操

是一個政治領袖，在他手裏建立了很多制度。有了屯田制，纔能打平吳蜀。有了九品中正制，爲下代留下深遠影響，此制直到隋代纔結束。據此，我們知曹操實是一大政治家，在制度上富於種種創建性。但專看曹操傳則不易見。所以中國歷史難讀，而亦不能不說它極合理。它只是據事直敘，而又把諸事分別在各人身上，終不容作史者自憑己見。曹操除了是一個大政治家以外，又是個極傑出的軍事家。當時削平羣雄，在他幕下，眞所謂謀臣如雲，猛將如雨。曹操用兵，既分散在作戰的對方袁紹、袁術、公孫贊、呂布等諸人傳上，又分散在其許多謀臣猛將的傳上。但謀略由其決定，將才由其指派。必須會合而觀，乃見曹操在軍事學上之了不起。曹操又有一部孫子兵法註，直傳到現代，這便要參讀到子部去。

同時曹操又是一個大文學家。在他同時一輩能文之士，都網羅在他幕下。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父子三人皆擅文能詩，創造出一派新文學，後世稱之爲建安文學。此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極高地位和極大價值。關於此一方面，又須讀到集部，如文選及各家文集始知。所以我們要讀中國史，一部二十五史稱爲正史的已很難讀，但有很多材料並不在正

史內，又不在史部內，而又爲我們所不能不知。一面可見中國文化積累之博大深厚，一面又見中國史書既極豐富，亦極精練。不通中國史法，亦無從入手來探究中國史。

除上述政治軍事文學三者以外，曹操更能賞識人才，而又求賢若渴。固因曹魏在中原之地，得人最多，但亦因曹操求賢心切，故能招攬到許多人才。任何一方面，只要是一人才，他就想拉來用。這又是曹操得成爲一大政治家之主要條件。但經曹操賞識之人，其事跡都分載在各人傳上，並不彙集在曹操一人傳上。中國史家，並不會把全部三國史都放在曹操一人身上，此是中國歷史最偉大最特出之所在，然而使我們讀歷史的人則會感其不易讀。

現在讓我講幾件故事以見一斑。劉備曾從曹操在許州，操禮之極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一日，曹操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袁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時方食，劉備爲之失匕箸。其時劉備敗衄流亡之餘，而曹操特具慧眼，識其高出羣雄。備則懼其圖己，故至驚失匕箸。又劉備手下大將關羽，爲操所擒。操亦加厚禮，表封爲漢壽亭侯，又疊加重賜。但羽盡封所賜，終於逃歸於備。操曰：各爲其主，可勿追

。此又見曹操之愛才，及能識大義。

又有一人徐庶，與諸葛亮友善。徐庶薦亮於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囑偕來。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過之。遂有三顧草廬之事。後曹操軍南下追備，亮與庶並從，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去詣操。此人實是三國時一人物，能識諸葛亮，是其一。能於老母被擒，即辭備歸操，是其二。然其歸操以後，更不見有所表現，必是內不直操之所為，故寧默默以終，是其三。此人在三國志正史上不為立傳，因其無多事可述，只附於諸葛亮傳，載其薦亮及歸操之兩節。然此人必是一人傑，曹操必先聞其名，故於亂軍中能生獲其母，而促使庶來歸己。然操能得庶之身，終不能得庶之心，亦無奈之何。徐庶在歷史上乃一神龍見首不見尾之人物，所見又只是隻鱗片爪，有貴於讀史者之心領神會。

曹操又賞識到司馬懿，要辟用他，但司馬懿不肯為操屈，託言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往刺探他，司馬懿整日夜堅臥不動，曹操也罷了。後來隔了幾年，曹操終於要他來

，再派人去，說若他再不動身，便把他拘了來。司馬懿懼怕，終於來了。

以上只舉劉備關羽徐庶司馬懿四人，實皆不肯為操所用。至於曹操手下多用人才，可不詳說。而曹操之善識人，能愛才，已由是可知。

如上所述，曹操兼能政治、軍事、文學，又能用人，備此諸能於一身，故為中國史上第一稀有的人物。但曹操終是一大奸。若操能開誠心，布公道，盡力扶持漢室，劉備不致定不與他合作。關羽自不必說，徐庶司馬懿亦能共輔操業，豈不可使漢室一統重獲維持。此下六百年弒篡相承，使中國歷史陷入一段中衰時期，曹操不能辭其咎，此已成歷史定論。但史家照例不肯自下己見，也不必下己見，只羅列事實，操之為人，已昭然無遁形。操嘗問許劭，我何如人。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此十字後人引以為操之定評。然其語不見於三國志，而見於孫盛之書。范曄後漢書許劭傳則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然後人評操之為人，終取孫盛，不取范曄。此中亦有一番大道理，待諸位此後自為辨別，此刻暫不深講。

又如劉備關羽徐庶司馬懿四人，雖各不願為曹操所用，但此四人又是各具一性格，

各自成爲一人物。要之不識人，則不能讀史，不能來討論歷史上的一切事。歷史以人爲主，有人始有事，只有人來決定事，不能由事來決定人。讀史者對此，最該深切瞭解。

現在再說曹操司馬懿都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奸雄，換句話說，他們是歷史上反面人物。單就個人論，操與懿各有才能，各有成就。魏晉兩朝，即由操懿兩人開業。但何以說他們是歷史上反面人物呢？因他們不能領導歷史向前，却使歷史倒轉向後，違背了歷史大趨。他們既不能領導歷史，又不能追隨歷史，跟在歷史大趨後面追上去，而要來違犯歷史的大趨向。剛才講過，歷史是人所表現，也是人所創造，怎的又說違反歷史呢？這因歷史自有一條大路，人人都該由此路向前。能指點領導此路的，始是歷史上的正面人物。孫中山先生說，他領導國民革命四十年，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乃是指導中國近代史的一條大路，亦即是中國近代史此下一大潮流大趨勢。袁世凱則只爲個人，不爲國家民族，違逆了此一趨向，所以他也只成爲中國歷史上一反面人物。

若通觀中國全部歷史，中國人的歷史大趨向，早在曹操以前就決定了。至少遠自周公孔子以來，我們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可說已經有，已經走上了一條路。這話怎講，那

要請諸位把中國二十五史詳細讀，自然懂得。要把我上面所講歷史上的時間和事件之新觀念詳細參味，自知得歷史只是一件大事，過去早已規定了未來。如此一條大路，有一段已走過，有一段還未走。我們生在這歷史過程中，却不該走錯路。曹操司馬懿縱是中國史上第一等大人物，但路走錯了。爲何會走錯路，簡單一句話，他們各具一個私心，爲己不爲人，爲家不爲國。不論一切事，先論一個心。此番道理極簡單，但極重大。三國時代又有一人，後世推尊爲當時第一大人物的是管寧。他先是逃避到遼東，曹操把他請回來了，又請他去朝廷，他不去，說有病。曹操派人去看，回來寫一報告，那一分調查報告，也保存在歷史上，曹操就不勉強他了。曹操用人，用不到管寧，却用到了司馬懿。曹操畢生事業，就此可想而知。

我此刻告訴諸位，讀歷史，定要懂得人物賢奸，這是中國人一向極端重視的一番極大的大道理，也可說是中國人在人文學上一番大發明。決不是只要不犯法，便是賢，不是奸。也不是信受了一項宗教，便是賢，不是奸。又不是有本領能做事，便是賢，不是奸。本領愈大，事業愈大，如曹操司馬懿，更是一大奸。批評歷史人物，自有一標準。所

以我們要學中國的史學，便不得不懂中國人的義理之學，那是比史學更大的學問。今天我們又只想要翻案，對於歷史也想要翻案，要打倒舊觀念，重新估定新價值。今天在共產黨裏面，也想爲曹操翻案，那豈易翻過來。我們不要認爲今天學到了一點外國皮毛，有了新知識，便可來批評中國歷史上一切，重新估定價值。打倒一標準，却不易另建一標準。只把外國標準作標準，無奈我們又不能真照着做。沒有標準，儘去翻老帳，翻來有甚麼用，而且又是翻不轉。曹操也曾想翻老帳，他要拔用不忠不孝之人來自便己事，但歷史往事擺在那裏，正可讓我們作參考。你今信了耶穌，不該罵你祖宗不會信耶穌。你懂得了科學，不該罵你祖宗不會懂科學。我們今天懂得崇拜外國，却不能罵我們祖宗不懂得崇拜。至少此是忠厚存心，亦是一種道德。若我們認爲舊道德要不得，也該有一番新道德，一切遷待我們自己努力。

我們講了歷史上有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現在再接講歷史上的人，有一種在上層，有一種在下層。有浮面的人，也有底層的人。浮面上層的人，如三國時代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司馬懿魯肅關羽等大家知道。寫在歷史上，他們是上層的人。可是還有下層的人

。前已講過，任何一件事，不是一個人所能做。中國歷史寫得儘詳細，還都是些上層人物。可是還要有下層人物，歷史上根本沒有寫下。像我們，或許將來歷史上都沒有名字，可是我們確實實活在這個歷史裏面。我們的生命，將來亦會永遠藏在這歷史裏面。有記載的歷史，亦有不記載的歷史。項羽率領江東八千子弟渡江而西，歷史上只寫一個項王，八千子弟姓名甚誰，歷史上不曾寫下。但若沒有這八千人，項王一人渡江有甚麼用？所以我們講歷史，不是要專講歷史的上層，還要講歷史的下層。卽如這學校，外面人只知道校長院長教授有姓名，不管許多學生。但得師生合作纔成一學校。政府有大官小官，亦有不做官不進政府的。但得大家合作，纔能有一好政府。

此刻我要告訴諸位，中國歷史上遇有問題，多在上層，少在下層。西方歷史上有問題，多在下層，少在上層。梁任公曾說，中國人不懂革命，只會造反。造反只是下層作亂，縱是推翻了上層，但一切改革，則仍在上不在下。西方歷史上像美國、法國大革命，此是由下層來改造上層。我想此或是梁氏說革命與造反之分別。但中國歷史上層有翻覆，下層還是安安頓頓。這可說是我們中國歷史基礎穩固，上層屋子破了可以修，掀了

可以重蓋，若地基一搖動，就會變成了埃及巴比倫希臘與羅馬。

歷史的上層是政治，下層是民衆，但中國歷史上主要的，又有中間一層，卽是知識份子學術界，中國人稱之曰士。中國社會由士農工商四民合成，我特稱之曰四民社會。那士的一層爬上去就是做官，幹政治。留在下面，就從事教育，指導農工商，各盡己責。今天西方社會中層階級是商人，做生意，營財利，故稱資本主義的社會。

他們乃是各由個人來自由營謀，自由發展，故又稱之曰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所謂自由，乃指個人而言。但此項社會亦有問題，並不卽是十全十美。此種社會之反動，則爲共產主義的社會，各走了兩極端。今天的中國人，一味要跟外國人走路，有人主張要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路，亦有人主張要走共產主義社會的路，遂有今天中國的大翻動。但中國歷史上自有一條路，此一條路幾千年直維持到今天，則因有中層士之一階級，亦可稱爲學術階級。逢到學術昌明，此輩人多往上到政府方面去，則天下治。政治不清明，天下亂了，此輩人回頭來只在鄉村小都市從事教育，以待後起。所以這個社會能獲一永遠穩固的基礎。諸位當知，這是歷史裏面一個大問題。歷史進退，不能全由上面

少數人負責，該要社會全體負責。在中國，有此一個中間階層，可上可下，所以中國人一向看重讀書人。諸位該研究中國學術史，纔知中國歷史乃是掌握在中國的學術上。歷史決不是一部少數人的，也不是短時期的，乃是多數人經過長時期而形成的。但今天，中國學術中斷，下層也搖動了。我們社會的中堅學術界，究把甚麼來教導我們後一輩的年輕人，明天的中國，究將是甚麼一回事，我們把昨天的全忘了，明天的無根無據，只知崇拜外國，這事相當危險。特別在今天的大陸，不許有知識份子，不許有知識份子的自由。我們這裏呢，知識份子是有自由的，然而真在爲國家民族前途着想的，似乎也不多。卽如學歷史，先不問人物賢奸，又不問事情大小，更想攔腰切斷不問過去。若真能切斷，上面水不來，下面水乾了，那一條歷史大流也就沒有了。但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悠長生命，怎麼可以一刀切斷。近代美國還是從英國來。近代歐洲還是從中古時期，從希臘羅馬慢慢地變來。今天我們中國人，要想把五千年歷史切斷，來接上西方那條路，我不曉得是否能這樣幾個偉大人物把此事做得成。一條電線，一根自來水管，可以切斷這裏，接上那裏。我們只說要迎合世界新潮流，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本源。今天我

們的想法似乎太簡單。儼使誠如我們所想，那麼今天大陸已化了二十年大力，也該有些成就。無奈歷史自有它一個客體的存在。只有孫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義的新社會，仍從自己本源來迎合新潮流，下面開出社會的新型，但仍不背中國以往歷史的正趨。這須我們大家發揮新的聰明與精力來參加進去，來實現此理想。

現在我再進一步講，人類歷史大體說來，可以分成兩型。一內向，一外向。內向型是把向外所得來充實內部。只要內部充實，有精力，有作用，自能常存而益進。外向型是把內在所有來擴展向外，但此擴展應有一限度。若因向外擴展而內部爲之耗損，則擴展將不可久。歷史一本於人生，人生也有此兩向。一是內生活，一是外生活。內生活注重在生命本身與其內在德性之完成。外生活注重物質利用與其外面事業之放大。也可說一是偏向在心生活，一是偏向在物生活。剛才講過，人有自然人與文化人兩身分。開始是自然人身分多，定是向外。若不向外，不能在物質方面能利用、能駕馭，他將不能存在。而且除對付物質以外，還須對付敵人。在自然人時代，人與人之間都像是敵人。人類文化漸高，內心生活便日占重要，遂稱此種外生活爲世俗的生活。人類文化大趨，乃

是從自然生活世俗生活卽外生活漸漸轉向內部，來進入更高一層的內向的心生活。當知生命重要，內更勝過外，心更勝過身。因此人類文化演進，自會有宗教。宗教都在指導人的內生活。耶教講靈魂，講上帝，都只能由人從內心去體認。佛教更然，教我們離家出世，遠離物質與世俗，在深山僻靜處求取涅槃。這些都是側重在內生活。只有中國周公孔子之教，要把內外調和。正心誠意，這是內生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外生活。忠孝仁愛，內外合一，內外交向。從內向外，同時亦從外向內，把內外融成一體。世俗卽是道義，道義卽是世俗，這是中國文化最特殊處。

講到其他民族如埃及，必然會聯想到他們的金字塔。金字塔豈不至今尚在，又是何等偉大，然而當時埃及人的聰明精力則都消耗在這上了。又如羅馬的鬥獸場，不僅在羅馬首都都有，只要羅馬帝國勢力所到地多有。其建築之偉大可勿論，論其娛樂享受，何等緊張，何等刺激。猛獅噬人，不僅無動於衷，反而認爲是樂事。這也是一種外生活。在中國古代，既無金字塔，又無鬥獸場，沒有甚麼偉大遺跡留下。只有幾個聖人的故事，長爲後代傳述。那些故事，又不是甚麼大功大業。堯爲天子，他的兒子不好，把天下傳

給了舜。舜亦本無大功大業，只爲其能孝，給堯知道，便把天下傳給他。中國古文化傳下來的，主要是這些。這些只是人生內心方面的德性。換言之，也可說，這些只是講的人。中國古人，則只把這些人，這些人的德性傳下了。

中國人理想，要有一個完整的人生，此項理想，表現在幾個理想人的身上。直從堯舜禹湯到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如是一路傳下。我們主要說，人皆可以爲堯舜。此乃是說，此一文化遺產，人人能保守住，並能把來發揚光大。金字塔鬥獸場等，不能永遠無限地建造擴展，所以埃及羅馬的歷史也終於中斷了。正因這些是向外物質進步，但物質進步不能無一個限止。一方面是人的內在德性，却可永遠繼續。

物質進步有限止，但同時又是無限止。如金字塔，縱是偉大，但人總還想有更偉大的出現。刺激人的，終於要成爲不够刺激。人之德性，並不刺激人，却可使人自我滿足。今天人人都講要進步，但只講進步，將使人永不滿足，也就永不穩定。不滿足，不穩定，專來求進步，此事有危險，而且當下也就使人不快樂。滿足與快樂，須在人之心上求。穩定須從人之德性中來。今所求之進步，則只在外面物質上計較。從人類所有各項

宗教講來，這些都是外面世俗生活，究是要不得。至少這決不是生活之究竟。

每一人生，總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們的生活，一方面是我們的事業。事業外在，生活則內在。內在生活滿足穩定，外在事業自可有進步。內在生活不滿足，不穩定，只在外面事業進步上來求我們內在生活之滿足與穩定，此事必會有危險。因此該看重生活更過於事業。諸位不要誤會我此所講的生活，也指向外，如看電影、打球、游泳等，中國古人無此生活，諸位便說現在我們進步了。諸位當看舜如何般生活，孔子如何般生活，這是內在德性方面的生活。此等生活，不能像我們今天般時時要進步，但此等生活，論其滿足與穩定，却勝過了我們。

諸位又當知，中國人所講一切道理，大都盡是在歷史本身演進中覺悟得來。如漢代人有一句話，諸位聽了，或許會覺得很腐朽，或說太陳舊了，這句話說：黃金滿室，不如遺子一經。是說家裏有滿筐黃金傳給兒子，不如只傳他一部經書。此一部經書中講的便是堯舜周孔諸聖人的內在德性生活。從前中國的賢父母們，都懂得這道理。傳給他兒子一本經書，可教他懂做人，做人便得在歷史大流中做，可得繼往開來。所以中國社會

上不斷有孝子，他們便都在繼往開來，他們便都是歷史人物，又是歷史的正面人物。不斷有歷史正面人物，歷史自然不會斷，所以能五千年到今天。黃金滿籬，須要事業。傳子一經，則只注重在生活。諸位今天在學校求學，若是只為謀職業。把謀職業作為目的，一切知識技能都成為是手段，這種生活理想便都是向外，事業重過了生活。

諸位或許會說，今天的西方人，難道無內在生活嗎？中國古人講德性，難道能沒有職業不吃飯穿衣嗎？那自然是不錯。但人生內外並分不開，却有個輕重主副。中西歷史在此上確是有不同。如中國衣服重舒適，西方衣服重工作方便。中國家庭制度，亦是為生活重於為事業。西方家庭制度，則是為事業重過了為生活。中國從古看重禮樂，亦是生活重於事業之一例。西方社會亦有禮樂，但大體皆從宗教來。中國禮樂則從政治來。換言之，一重出世，一重入世。大家說中國社會重人情，此是生活。西方社會重功利，此是事業。論到學術，姑學文學一項言，中國文學偏重內向一型，文學中所表現，即以作者自己生活為主。西方文學偏近外向一型，其表現與完成，乃成為一番事業，在作家之身外，而不在其自身。今天人類登上月球，也是為事業心所策動，而非由於人類生活

內在之要求。歸結言之，人類終是為生活而要有事業的，不是為了事業而要有生活的。換言之，人生當以生活來完成心生活，不當以心生活來完成身生活。人類漸從自然人生走進文化人生，此是一條大路。但文化人生仍必建基於自然人生之身上，不能如宗教家想法，要擺脫世俗生活，但應在世俗生活上有理想，不能即奉世俗生活為理想。只有中國人，創闢了此一歷史大趨。但我們今天，個人主義功利思想瀰漫日盛。中國四民社會中士的一階層，本要在世俗社會上建立歷史理想，把如何作人，即如何生活，奉為如何做事，即如何建功立業作基礎，作準繩。德性道義生活更重要。但此刻則此一階層漸趨沒落。我們也將追隨西方，只重個人的外生活，重功利，重事業，新社會將以工商經濟為主要中心，一切聽命於此。此從中國傳統歷史講，乃是天翻地覆一絕大轉變。我們要將中國歷史大流堵塞，另開新流，此事艱鉅且不論，其是非得失，亦該有討論。

西方共產思想，即是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一反動。此刻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嬉痞成風，也是個人功利主義一反動。他們中間，何嘗沒有人不想把生活轉放在事業之上，把德性轉放在功利之上。然而除却宗教，實未有一套歷史積累可資憑藉。而今天西

方的宗教力量，實已抵不過他們的世俗人生，所以有上帝迷失之歎。然而今天西方的個人功利主義自由資本社會，亦有他們兩三百年的歷史演進，因之還是有許多在他們是對病下藥之安排。我們今天，要急速使社會資本化，人生個人功利化，效果未見，然而我們却已是迷失了德性，迷失了道義，以此較之他們之迷失上帝，將更爲可怕。我們的生括，亦急劇轉入不滿足，不穩定，如此則又何從希望能有事業。我們不能專把此一切歸過於物質條件經濟條件上。諸位只要稍一研究我們的現代史，試看中國此一百年來之經過，究竟毛病是出在物質條件經濟條件上，抑是出在人，即是出在我們不够生出許多合理想的人物上。其中是非輕重，卽易瞭解。

我們不要把人才問題轉換成經濟財力問題，又把人品問題忽略了。近代中國史上的人物，也不是無才，乃有些是無品。所以我要諸位讀史，能注意人物賢奸。先問其人之品，再論其人之事。事業上要才，但生活上則更要品。我們不登上歷史舞臺，無才也不要緊，但不能不生活。生活主要在先有品，我先所說之德性與道義，乃是分別人品之主要標準。歷史既不是個人的，也不是十年八年短時期的。不像此室中一盞電燈，只要有

人來拿手一按此開關，便可滿屋子光明。在人生歷史上沒有這會事。所以我要勸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懂得如何參加進此歷史大趨，來主宰此歷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天在爾諸位，並不是都要學歷史，但對於國家民族當前的大問題，都有我們一份責任，也都有我們一份貢獻。諸位或說我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就中國歷史講，則人都該有品，都該有他一份德性生活與道義生活，然後纔能在此上來參加歷史，作一歷史上的正面人物。若是學歷史的，我此四番講演，雖沒有切實講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期中之許多人和許多事，但學歷史之主要着眼點則應在此。

總之，我們當知，至少我們全是歷史上一無名人物，誰也逃不掉。但我們全要做一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不要做歷史上一反面人物。此一辨別最重要。我已講得太多，浪費諸位時間，我亦卽此停止。

跋

本書所收四番講演，乃由臺南成功大學羅雲平校長屢次親來寓舍面邀，乃於本年一月四日抽空前去台南，商定每星期作兩次講演，前後兩星期共四次。第一次在一月之六日，第二次在八日，第三次在十二日，第四次在十四日。其時已值成大學期考試開始，但成大學生除歷史系國文系全體出席外，其他各院各系，亦踴躍參加，不因預備考試而中輟。又承臺南市各界人士前來旁聽。講辭由內人根據錄音帶逐字逐句寫出，再經刪潤。又經中央日報在副刊中分期登載。嗣由中央日報曹聖芬社長與羅校長共同決定刊成專著。其間並承各方貽書討論，並公開評駁，雅意稠疊，同此誌謝。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一日錢穆識於外雙溪之素書樓

史學導言

每册定價：新臺幣二五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錢

出版者：中

央

日

報

移

發行人：潘

煥

昆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八三號

劃撥帳戶：一一二一〇號

印刷者：富儒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六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